THE MINPAO MAGAZINE

民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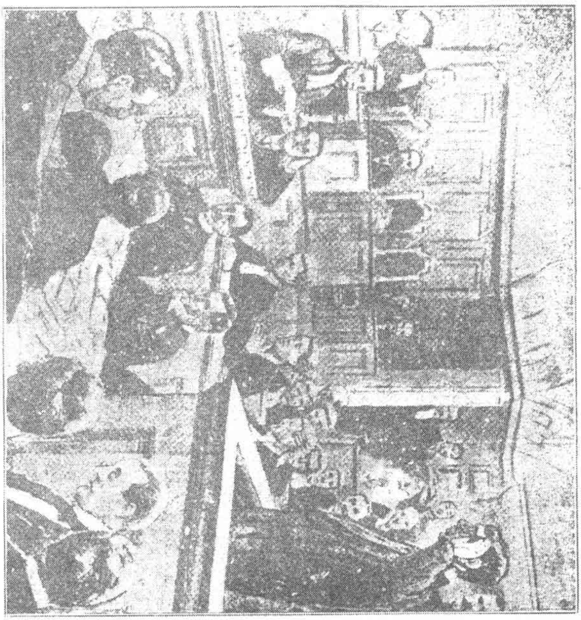
第貳拾六號

目次

●圖畫
韓人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賓之景
印度革命黨丁格勞君
●論說
論革命之趨勢……精衛
革命之決心……守約
●時評
袁世凱復起之風說……民意
西班牙之濫刑……民意
●史傳
南洋華僑史略……義皇正胤
●譯件
俄國革命黨與歷山三世皇帝書……愚公
●附錄
民約論譯解
●來稿
與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書……東京同志來稿



韓人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賓之景



印度革命黨丁格勞君鎗斃英中將惡禮氏後在倫敦高等刑事裁判院受死刑之宣告圖中舉左手加於額上者即丁君也

論革命之趨勢（承前）

精衛

第二　由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

自虜廷以媚外爲外交之主義遂不惜舉中國之土地人民以贈與於各國瓜分屬國不已進而瓜分海軍港更進而設定勢力範圍於各省外侮之烈勢如山崩地坼中國之人懔懔然有陸沈之懼其在國內者見割地賣民之事不絕於目抑抑不聊其生其在國外者日受外人踐踏朝不保暮所感於外者刺激之力至銳則心理亦隨以變遷於是發憤爲雄之志始以萌孼有欲恢復已失之主權以致中國於獨立者此一說也有望虜懼而修政同德一心以禦外侮者此又一說也前說吾人無異辭至於後說於侮我者知拒之而於亡我者顧不之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然原其所以迫而出此者豈不以外侮煎迫至於無可避故不擇人而呼救其識雖闇其情抑大可憐蓋人民爲外勢所陵藉創深痛鉅固已極人世之奇辱矣前此之禍虜實招之而望其一旦恐懼修省爲亡羊補牢之計此立憲之說所以

起也今卑無高論即就立憲言之曩者虜以專制爲治一切政事人民不得與聞而由失政而生之禍害則悉責人民以引受此非獨外交爲然而外交特其著者開戰之權虜實主之而丁壯暴骨原野老弱疲轉輸以死於溝壑之中者中國之人民也媾和之權虜實主之而負擔數萬萬之賠欵脂膏以竭筋力以盡終不免於稿餓者中國之人民也結割地之條約而吾民被轉賣於人先人之墳墓留以貽子孫之田廬悉隨之以永辭其祖國結不對等之條約而吾民無所往而不受外人之蹴踏結賣路賣礦之條約而吾民之利權爲所斷送辛苦憔悴無以爲生比年以來使神州淪於悲風苦雨之境人民旁皇而無所依者孰非由虜之外交行動所致洎於今日積重難返猶迴瀾之未易挽燎原之火之未易以撲滅也虜知民怨已深民心已去乃爲君民同治之言以相餂夫既曰君民同治矣則外交之權亦當與民共之虜苟回顧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雖至無恥猶必自愧獨攬外交之大權也且人民所爲俯首下心以附和立憲之議者固亦曰期於同心禦侮而已然則於憲法上許人民代表以參與外交之權殆爲萬不容已之事且求之君主立

憲各國之憲法固有其先例矣普國君權於歐洲君主立憲各國中號爲獨重而其憲法第四十八條云『通商條約或加負擔於國家、或科義務於人民、之條約以議會協贊生其效力』虜之憲法即不能倣效他國獨不能倣效君權獨重之普國乎普國憲法猶有此條之規定虜而吝之則前此所躬自釀之之毒害所貽於人民之痛苦此時初無所愧悔然則此後之仍其前轍抑可知也虜以割地事人聞於天下久矣觀於荷蘭憲法第五十七條云『割棄領土、或交換領土、之條約及關於法律之條約。無國會之同意國王不得批准』虜前此以專斷之故而割棄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領土今於憲法不規定此條其何以謝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人民也是欲使未割棄之領土胥爲膠州灣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之續也今觀於虜所定憲法大綱則以宣戰講和訂立條約爲君主之大權從而申明之曰『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噫此與專制時代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豈惟無所異而已其爲毒將甚於專制何也專制時代虜獨攬外交之權而不容人民之干預人民對之猶或有怒其專斷惡其無道因

忿激而起反動者今後則依於憲法以行其大權視爲分所當爲無稍不衷於典則而人民對之無復可以非議其善於防民之口以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偶語巧拙相去不啻霄壤也蓋嘗論之專制之世上與下皆無法之可守故人民之於君主惟能以道德相尙有德則足以服人無道則指爲殘賊立憲之世則不然君主與人民之權利義務皆定於法於是人民之於君主無賢不肖之問題但有違法與否之問題是故欲知君主之能爲惡與否亦視其於憲法之範圍內自由行動之程度如何而已（至於君主特有實權。而以憲法爲具文者。則爲憲法不能實行之說。今之所欲言者。則爲虜即實行其憲法。其爲害於民。已無紀極。更無須慮其不能實行也。）使憲法而出於限制君權之目的則能使君主不能爲惡夫君主依於憲法雖欲爲惡而不能以視專制之世徒望君主以不爲惡者固爲勝之然使憲法而出於鞏固君權之目的則君主之爲惡視專制之時將益肆蓋彼不必軼出於憲法之外然後可以爲惡也依於憲法而其爲惡之自由固已充分矣彼雖稔惡至於無以復加而於憲法之條文未嘗違背人民既不復得以道德相繩又不能指爲違法是彼憲法者直爲君主拓藏身之地而爲之屏蔽以避人民之指目者也即以外交之事論曩時

人讀虜諭見其中有云『外交之事朝廷自有主持豈容下民干預』鮮有不忿然作色者而憲法大綱所謂『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者則於歡祝立憲聲中而泰然宣布夫是二語者民賊之口吻無毫釐之差而受之者好惡之情懸絕如是然則虜之必假立憲之名以行專制之實者豈無故耶循是以推今後虜雖與某國締結割讓某地之條約而天下之人亦無敢有議其不法者然則虜之立憲其於人民爲有利乎抑無利乎嗟夫由外交所被於人民之疾苦比年以來固飽嘗其況味矣其在昔日爲專制積威所劫瞠視虜之棄民割地而莫敢與校蚩蚩者方僥倖於立憲以爲可徐蘇其積困而立憲之實際顧若是試爲約略以計豫備立憲時期內之外交有若美禁華工虜漠視不爲之所聞人民以不用美貨爲報復則命官吏以嚴行干涉又若浙路借款問題惡國人多言聒耳且命姜桂題率兵南下以爲恫喝至於最近清日交涉懸案之解決輿論騷然虜固付之不聞不見而人民亦莫如之何其摧殘民氣之手段如故其喪權取辱之面目亦如故也雖其間如粵漢鐵路問題等外人以中國民氣之盛而折衷於正義可爲人民對外觀念之進步然

民氣者必藉民權而後可以持久虜方張君權以抑民權若惟恐其萌蘖而摧折之務盡民權既不可得則民氣雖作亦終歸於衰歇耳由國際之現象以觀昔之所患在於人方協以謀我而我不知所以自救今之所患知自救矣顧有掣其肘而使不得動者是故吾民苟一日懾伏于虜下則不得不更懾伏於外人之下陵夷之極或至間接以爲外人之奴隸斯則所不忍言者矣

虜之外交手段其被毒害於國內之人民者如此至其所以對海外之人民者直可一言以蔽之前以爲奸民今則以爲奇貨也原人民所以流寓于國外者或以國亡之際不忍見中原之邱墟衣冠之塗炭遂大去其父母之邦也或以與臺灣鄭氏相從海外戮力於光復之業遂爲虜所仇視鄭氏既覆不得歸其故鄉遂四散於海外也或以困於苛政生事艱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窮而餬其口於四方也凡此莫非虜之窮凶極惡有以致之而猶以爲未饜又假他人之手以爲薙獮

凡華僑以無所保護而受人殘虐者虜以得聞爲快由是僑於暹羅者至不得不乞各國之保護僑於安南及荷領羣島者備受法人荷人之虐遇西貢之旁有小島焉

其名曰昆侖有數百人編管其中囚服而蓬首皆廣州灣之民也當虜舉廣州灣以贈法鄉民不勝其忿法兵來則集衆持械死與撑拒法人憚其致死檄虜帥發兵勦之鄉民方悉力以禦法見虜帥以兵至不知所爲敗而潰走懷狐死正邱首之感相率逃歸於父母之邦虜命官吏悉掩執之以付法人法人盡流之於此海島禁錮終其身有憐而慰問之者嗚咽之聲人類所不忍聞也此則安南之華僑所能知者也八打威有紅河焉至今人猶指而目之即虜乾隆時荷人縱兵殺華僑數萬之處也事後荷政府懼啓釁遣使詣虜廷謝罪虜報之曰『海外奸民朝廷向不過問』於是荷人益肆其屠殺華僑震恐有斷髮易服矯爲土人以避邏偵者久而種變竟忘其籍貫姓氏與土人同不復能辨爲漢種若此者其數不尠此則爪哇之華僑所能知者也虜之甘置華僑於死地殆與在內地之肆虐同其殘忍乃至近日而忽爲保護華僑之說粉飾其獰惡之顏面以嚮人虜不自怍他人亦將爲之顏汗而其爲民賊府乃尤甚於曩昔何也曩昔膜視僑民觀其宛轉於他人鼎俎之中以爲快用心雖毒猶爲質直不欺者今也不然初不自省其豺虎之行不齒於人猥以爲稍假辭色

則人人引爲矜寵而立消其平日之深仇大恨此眞與當日屠城已遍而使人謝封刀之恩者如出一致稍有血性者受之未有不怫然怒者而況其忽假辭色之故由於中情饕餮不勝其胠篋之欲乃不得已以聲音笑貌爲之餌以狼之貪爲狐之媚昔之可憤猶不如今之可賤也然而僑民遠在海外爲虜之權力所不能及既不能爲之禍亦不能爲之福故於虜之飾爲深情厚貌而至喜則狎之怒則拒之漠然若無所關係而虜之術亦終不得售豫備立憲時期內所以慰海外之民者固如此矣嗟夫僑民者恃祖國爲存立祖國之安危僑民安危之所繫也祖國之榮辱僑民榮辱之所在也而祖國既爲虜所據於是僑民之生涯遂漂泊而無依往者虜斥爲奸民不復過問而僑民能於海外自營其生者雖曰恃其勤勞節儉忍耐之德亦由其時歐人於美澳南非諸洲及南洋群島新闢殖民之地墾闢之事既不能望之土人而白種人亦但知乘堅齒肥爲長駕遠馭之策而不能勞體力以爲工作於是勤勞節儉忍耐之華工乃至爲人所信賴胼手胝足以勞働爲生活持以與歐人在殖民地之事業相較則歐人以侵略著華人以勞働著歐人以握政治權爲着手華人以

治生產爲着手歐人之於實業爲吸收權利者華人之於實業爲生利者則華人之價値與其位置亦可見矣然而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兎死則走狗烹華人旣不能攬政治軍事之權又無祖國爲之庇翼則榮辱去留惟在於人可招之使來即可麾之使去是故美澳南非諸洲皆相繼限華人之足美則禁止華工而華人之入境者皆受其苛待矣澳則有白澳洲之說矣南非洲則華人之商店亦限於一定之區域使居住遷轉不得自由以憔悴其商業矣海外之地雖廣其得爲華人託足之所者惟南洋群島彈丸黑子之地耳而美澳南非之事可鑒也假令墾闢之事寖備謀生之途寖隘白種人之至者寖衆則群居耦處而種競以起其始猶種族間不快之感而已其繼則迫而爲生計之競爭人情孰不袒其種族華人之必爲逐客可預決也哀哉吾民蟄居內地則無以爲生窮而遯於外又無所往而不受人之擯斥邇者馬來半島以錫價頓落華人之爲礦工者多失其業歸國者踵相接昔以不安於故鄉之困窮而出亡於外今以在外之困窮且甚於故鄉乃不得已而復歸焉進退維谷其狼狽之情可見而虜之官吏孰視不爲之所則亦惟有轉於溝壑而已鋌而走險以

爲盜賊則官吏磨刀霍霍以相待徒以血肉供其葅醢虜之直接間接致吾民於死者大率如是以海外之人民與在內地者相較其毒苦寧有遜耶

如上所述虜自宣言立憲以來由內治外交所及於人民之疾苦可以概見括而言之虜之政策强悍陰柔相濟爲用强悍政策惟暴是尙陰柔政策惟詐是尙暴所以虐民詐所以欺民非暴無以濟其欲非詐無以飾其惡暴使民畏詐使民愚然而虜之行詐或有識者始能知之虜之爲暴則凡身受者所能知之也身受其暴痛苦浹於骨髓虜之行詐初不能減其痛苦故虜於平民無所用其詐惟於平民之中收其爲民望者使附於己然後其詐始售而號稱爲民之望者身處於平民之中而意常存於虜之側其初亦憚虜之暴戾無恩意則陽附於平民迨虜以詐來彼即以詐應相尙以詐協而欺民夫所以協而欺其民者其目的固在於協而虐其民也於是昔爲民望者今爲民蠹矣 **故吾嘗謂今日之立憲與昔日之開博學鴻詞科絕相類** 當明之初亡也遺臣逸老所在多有麥秀黍離之感披髮左衽之戚發爲謳吟天下聞而悲之虜患其心不已屬也則開博學鴻詞科以爲

網羅貞介之士固不爲動然當時不少託逸民爲名高者彼於宗國初無思慕之誠徒抱身世飄零之感而託辭於俛仰興亡以鳴其哀怨夫自傷飄零則其不能忘情於富貴可知而又自負才望不欲與庸庸者同其進退則矯爲風節以取重於當世其實取重於當世猶非其本懷彼蓋欲以取重於當世者取重於虜廷其動人之術不以側媚而以風節其媚人乃尤摯及虜以博學鴻詞科相待則如磁石引針膠附而不可分矣雖然彼昔日能得當世之同情者亦以與民同休戚故耳一旦自遠於平民而蛇行近虜一人雖笑天下之號呲自若也虜以爲收爲民望者置之樊籠之中則人人將壹其心志曾不知其初固爲民望自爲虜用則轉爲民蠹彼既自棄於民民亦因而棄之而虜得之以濟其惡民生疾苦日以加甚此所以反動之事二百六十年來起而不絕也今之立憲託名雖殊操術則同惴惴於人心之思漢而欲以是搖其心志同也自知凶殘之行不容於人類思以美名掩覆之同也昔以博學鴻詞科爲號召而天下之賤儒奔集焉今以立憲爲號召而天下之政客奔集焉昔之賤儒知人心未忘故國則矯爲逸民之節以收人望今之政客見民權思潮一激

千丈則亦假愛國之說以悅國民觀聽至其深心陽殖民望陰諷虜引以爲重則古今人何遽不相及此輩在一般人民中爲多言而躁當其躍躍進取竟與懷眞理之熱誠者同其奮發而其不憚汚下纖首銳鑽則又過之故能於民衆之中如錐處囊脫穎而出虜以爲擷而取之則蚩蚩者莫爲之導將如瞽之無相也於是設憲政編查館於北京設諮議局於各省舉所謂政客納之彀中豐其芻秣嚴其轡勒使昔之爲我患者今轉而爲我用意謂天下之人將口箝而心死噫此亦可謂繩其祖武者矣以視乃祖之開博學鴻詞科賊智正復不讓雖然其效寧可覩耶夫虜之汲汲於收民望者欲得民心也不知欲得民心必先去民生之疾苦而後可欲去民生之疾苦又必先去其暴虐而後可　**然而虜賊民以自養者也不賊民無以自養則其勢不能不爲暴既不能不爲暴則民生之疾苦如之何其能去也**　不能去民生之疾苦則凡爲民望者方致死於虜以救其民豈虜所能羅致然則其所能羅致者必陽殖民望陰爲虜用之小人可知也夫此群小人者日蒙面具以溷跡民黨其爲民黨之辱已甚今悍然以其

眞面目揭示於天下所謂橘踰淮而爲枳爵入水而爲蛤正足爲平民深幸而虜顧欲藉此羣小人之謳歌以掩天下呻吟之聲寧非至愚試觀虜自豫備立憲以來羣小人拜颺於朝酣歌於市對人必矯爲感激涕零之狀發爲文章又不憚苟賤務爲犬馬戀主之辭乳臭之溥儀含哺而啼則驚爲仁孝攀鞍而嬉又頌其神武而於陰險狠鷙之載灃其心術與手段之殘酷予天下以共見者猶復頌爲賢明歌舞不絕此昔日稍有氣骨之奴才所不肯爲者亦公然爲之而無所怍其以死力爲擁護可謂至矣然而回顧平民則於所謂豫備立憲之詔書與仁孝神武賢明之君德固熟視而無睹所能知者刑罰重而生命危稅歛繁而生計盡胡兒貴而漢兒賤外人橫而華人懦凡此皆痛苦及於其身不待深思而後覺四百兆人所受既同則所感亦同怨戾愁慘之氣凝而爲一以集於虜威力且不能刼何有於行詐噫作僞心勞日拙非虜之謂耶

吾人於此得二義焉一則以民生疾苦之故而愈不得不致力于革命也夫吾人所以致力於革命者其目的在自立非第欲免疾苦而已人不自立而仰賴他人之恩

覆己足以長惰而忘恥況夫其所仰賴者乃爲鈐制我束縛我之仇讎則與受其恩寧受其虐也蓋我不幸而受其束縛鈐制力雖偶屈心則未降此未死之心即恢復自由之種子若因其噢咻拊循而感之則是心爲之屈而自由終無恢復之日也主人之遇其奴婢也什九暴戾然亦有撫以恩意者無論施者爲恩爲暴而受者之爲奴婢則同人而至於以人爲奴則其身已爲自由之敵即使遇奴有恩亦無能稍寬其戾而爲之奴者但知恥爲奴而已施之以暴固宜知恥施之以恩尤宜知恥今之憚滿洲專制而欲易以立憲者猶奴婢之乞恩於主人苟賤已甚吾黨恥之而以自立爲目的則爲自立之敵者在所必除初不問其爲恩爲暴今玆顧以民生疾苦爲言者固亦未渝此旨第以爲凡有血氣者莫不有感情人未有坐視同類之陵夷而漠然不動其心者正以社會之內執業萬殊人各因於所處而殊其休戚所處愈卑者其戚亦愈甚一國之內負責之重莫平民若所處之卑亦莫平民若平民猶地也盡人所不能離亦盡人得而蹴踏之矣然使有人心者苟設身處地以平民之休戚爲休戚則平民所受之疾苦若躬自受之度未有不愴然而起者也嗟夫人往往因

於執業之殊而移其情即有志民生者或亦不能免使能常以平民之疾苦爲念則雖耳目所不及自能長繫於其心而不能去念民生之疾苦未嘗須臾離則革命之志亦不須臾離矣二則民生疾苦如是其甚革命之勢必進行而不已也夫壓力愈重則抵抗之力愈强此人類心理所同然且政治學者常言中國人有民主之特質蓋其人民對於君主但有政治的觀念無宗教的觀念以爲君主無道則人民起而革命爲理之自然故無論如何之暴君祇能摧殘民命于一時而一時之摧殘適爲後日反動之果其潛勢力蓄之愈久則當其爆發也愈磅礴而不可遏雖有時爲政府之暴力所抑表面上若歸於沈寂而潛勢力之蔓延如故也此無他革命之原因不去則革命之勢力無所往而不存在二百六十餘年來人民反抗之事實不絕於書雖情勢各有不同而其所以發生之原因則無不同依此原因蟬聯而下其必有瓜熟蒂落之一日可決言也尤有進者前此人民惟知弗忍於疾苦而不知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激而反抗即令遂其志亦毋過以暴易暴而已今則不然因於革命主義之普及所以免此疾苦之方法既已知之詳且盡矣夫惟知疾苦之可以免則

於目前之疾苦愈跼蹐而不能安而其激進也以後有所迫前有所期乃孟晉而不能已其進步之驟決非前此之比也夫革命之不可以已如彼而其進行之大勢又如此則自奮於一般人民之中而負革命之責任者其於人民之疾苦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儻濡忍徘徊使人民之疾苦遲遲而不得脫斯則言革命者之責也

豈惟言革命者而已即今之立憲黨人其初亦平民之一分子於平民所受之疾苦寧不知之知之而猶以立憲相唱和是誠不知其何心也若謂有所愛於虜而必爲之盡忠則立憲黨人聞之亦當听然而笑此等人平日不憚以蝙蝠名士自居充然無廉恥之色謂其能爲虜守蹇蹇之節彼所弗承也既自棄於漢而又非傾心於虜則其所以言立憲之故毋過曰爲一己利祿計誠如是則罪與虜等惟有使之與虜同盡而已雖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立憲黨人中或有百之一二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因而甘之如飴者然使一爲省察立憲豫備以來所及於人民之疾苦當必翻然而悔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人民也知向者之爲虜所愚而無以對於

人民而思有以補其過則其所處之地位固有足以助革命之進行者請爲言之於左。

夫其人之初心以立憲爲有利於人民則其初心必不願得鞏固君權之憲法明矣蓋以專制爲有害於人民然後惡而去之今以鞏固君權爲憲法之本旨則其爲人民之害將有甚於專制然初心所不願而今竟屈而從之者何也意者於憲法大綱發布之時未嘗不色然而駭旋以理欲交戰利民之心終不敵其利己之心故靦顏以爲附和歟誠如是也則一旦復其初心之際不可不自矢以此身爲人民利益之犧牲於是昔所屈而從之者今必決然而爲反抗天下自命爲政黨者豈其於政府之所爲惟順從之爲務而不敢以一言爲反抗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耳使能出於反抗虜未必即惡其不順指爲革命黨取而加以刑戮也即使加以刑戮而以其身爲目的之犧牲以無負其初心爲樂不已多乎使立憲黨人而能有樂於此則反抗之方法不可勝用也夫僞立憲常激成大革命之風潮歷史所明示矣推原其故正以其時立憲黨人意專於爲民而不屑阿附政府之權勢其用心之所存在將護民

權使其發達之機得以暢遂而無所沮閡設政府以爲不便而欲摧遏之者寧舍其命不爲讓步也由是與一般人民呼吸相通而政府爲保其假面目之故不得不有所容忍雖有時誘之以利劫之以勢然目的已定百折而不易其趨向無所屈撓無所遷就其對於所抱之目的而盡鞠躬盡瘁之誠如此故能使其目的炳然著於天下而得天下人之同意洎乎民氣日以疏達民力日以養成進而貫徹其所主張欲於國法上以民權爲基礎至是而政府無可容忍不得不揭其面具而悍然以强權相脅矣然而强權之所及不能使人民抑而爲之下反使人民憤疾之氣抵抗之力驟高其度如爆藥鬱積猝受壓力劃然一發所向崩坼而大革命於是乎起嗚呼中國人之黨於立憲者宜觀於此矣虜布鞏固君權之憲法大綱而立憲黨人不以爲非此即其自絕於國民之證也果其中有初心不昧而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則當利用其所處之地位於有形無形中激起革命之風潮其爲此初非甚難也但使不由妾婦之道斯已足矣例如虜以立憲豫備爲口實而發布束縛人民自由之法令立憲黨人必當相率叩頭流血而力爭之爭之而聽則人民得少寬其束縛其爲事

實之活動當較易爭之而不聽而此法令之爲民害已騰於人口使人民益自覺其束縛之苦而亟思所以自脫凡此皆有助於革命之進步者也惟如是必不免失驩於虜顧虜與平民利害相反無容蝙蝠名士之餘地設爲虜所不容有下堂而求云耳且今日猶非下堂求去之時乎夙聞立憲黨人之言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不使國會由憲法而生」是則鞏固君權之憲法固非其初意然吾有一言以曉之曰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必不使國會由政府而生而後可若國會由政府而生而欲使憲法由國會而生其可得乎其可得乎今者憲法由政府而生國會由憲法而生已爲定案是則立憲黨人對於政府心灰望絕之時也若謂政治上之希望已絕而私利上之希望未絕故遲徊而不能決是則於箇人禍福尚未勘破而欲其勘破生死抑更難矣宜其爲虜所覊縻久久而不脫不然者一念及人民之疾苦未有不奮然投袂而起者也

吾之論於是終以上所言鑒於人民之疾苦以爲吾黨之士勗於立憲黨人之稍有人心者猶不能無望焉雖然虜亦人類也不可無一言以詔之爾欲免革命之禍者

宜率其族人歸於長白山下不然而還中國之主權於中國之人以歸化之民自處當亦國人之所許也

極亂時

站得定

方是

有用之學

革命之決心

守約

吾黨之士關於革命之決心爲文以論之者屢矣顧吾以爲既欲以此爲吾人之決心則其言不可以不近而所守者不可以不約也因約言於左

革命之決心之所由起其在於吾人惻隱之心乎孟子有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怛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韓愈有言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嗚呼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於此矣惻隱之心至純潔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此之謂仁爲惻隱之心所迫雖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此之謂勇仁與勇盡人所同具也至

於乍見之而後動心介於其側而後往而全之者非謂耳目所不及即可恝然置之也以無所感故無所動耳是以能充其惻隱之心者耳目所不及而思慮及之焉思慮之所及舉天下之疾苦顚連而無告者一一緊諸其心若耳聞而目覩是則其怛惕惻隱之心無時而不存而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而救之之志亦無時而不存皇皇而憂之昧昧而思之焦然無一息之安其持危扶顚蓋出於情之不容已以不如是不足以釋其憂思也然雖如是其遂足以釋其憂思乎天下之疾苦顚連而無告者其數無窮則吾躬之憂患亦與爲無窮君子敢於以渺然之身任天下之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要皆爲此惻隱之心所迫而使之然耳

吾人之決心於革命孰非由惻隱之心所發者人必不忍其同類之死亡屈辱而歷史之所紀父老之所傳亡國之慘在人耳目此追旣往而生惻隱者也人心醉而未由醒之濁而未由清之目擊蚩蚩之民辛苦憔悴爲人踐踏乃無異於牛馬草芥顧身受者不能自脫坐視者莫知所救此撫現在而生惻隱者也由旣往以至現在其每況愈下已如此矣由現在以推將來其將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烈歟抑窮則變變

則通剝極而復歟此思將來而生惻隱者也德之不建民之無援使人陷於沈憂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鬱積以成革命之決心是故其決心至單純也至堅凝也心之所向無堅不摧有一日之閒暇則旁皇如無所歸有頃刻之逸樂則踧踖而不安其居所藉以袪憂煩而致寧靜者惟勞身焦思以力行其所志而已此無他惻隱之心能使人宅於憂患而於安樂去之若將浼者也

孟子有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夫能此者無他道焉充實其惻隱之心而已苟其心懸懸於天下之疾苦顚連而無告者則身處富貴適使其踧踖不寧之心爲之滋甚至於貧賤則天下之所同也天下之人旣不自拔於貧賤吾一人又何擇焉若夫威武能屈天下之懦者而不能屈天下之仁者蓋仁者必有勇於情所不能忍者必不恝然也欲行其心之所安雖萬死而不辭是故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爲之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由惻隱之心而生之勇氣能使威武爲之屈詎有屈於威武者乎是故能保其惻隱之心者則貞固之節入水火而不渝必不於生死去就之際有所遲回以玷其生平也

雖然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者惟小人之所爲耳卓犖之士克自振拔常不爲其所羈吾今乃於富貴貧賤威武之外更得一事焉厥爲名譽無賢無愚咸耽於是雖以仲尼猶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則幾等於口頭禪矣夫名者實之賓名非有累於人也然而於本原之地而有好名之念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名之不已屬因而灰敗者有之矣甚則因而變節者亦有之矣尤甚者以爭名之故君子之相忮甚於小人之相殘壞植敗羣於今爲烈名之爲累有若是也然求其本亦由於未擴充其惻隱之心而已誠使惻隱之心而能擴充則好名之念未有不爲之剋滅者余小子不敏嘗服膺於王陽明之言每讀其答聶文蔚書未嘗不爲之歎息也夫聶子之言曰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眞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其信道之篤已可謂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矣而陽明之意則以爲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不信藎以生民之困苦荼毒莫非疾痛之切於吾身所以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

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蘄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夫如是其所以天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初非有所執拗而爲之良由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此所以爲至誠也使人能以此心爲心則求自慊之不暇而好名之念無自而生矣天下信之喜其志之得行而已無與也天下非之終必蘄其志之得行於已亦無與也悠悠之毀譽寧有所輕重於毫末耶

夫富貴貧賤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雖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從者也至於名譽其得之之樂有甚於富貴失之之苦有甚於貧賤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則又過於威武前三者爲常人所不能免後者則雖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擴充其惻隱之心者則此四者不撥而自去而其心乃純一而不雜矣夫純潔者必有勇所謂無欲則剛也惻隱之心迫於內則仁以爲己任雖殺身而不辭斯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也義理之勇其可見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　人情莫不樂生而惡死以生之有可戀也若夫爲惻隱之心所迫則接於目充於耳者皆顛連無告者之憂傷憔悴之色與其呻吟之聲既不忍於旁觀

又不能拯之出於水火吾何爲生於此世乎則彌覺生之可厭而未見其可戀也夫以生爲可厭則其不畏死無難矣然人情莫不戀其所親吾人於此豈獨無所感乎顧天下人之愛其親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親而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親乎吾於家庭之際至難言也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際之難同於我或什佰千萬於我者則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愛親之心迸而合於愛同胞之心而死志決矣自以力之微無以致其愛於同胞又無以致其愛於親也以一死絕其愛焉而於其將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親也於此知愛親之心與愛同胞之心實爲一物而無間於公私即純然惻隱之心是也

二曰不憚煩　志於革命者以死爲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責故未死者之責任不可以不盡也常人樂生而惡死哲人反之則惡生而樂死其所以惡生而樂死者以憚煩故耳世之昏濁甚矣陽明有言「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

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人情之險巇若此孤潔之士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絕人逃世同其身於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以自殺其次則險譎之士操老子之術以柔制剛以靜制動顚倒一世之人而巧於自全又其次則爲鄕愿同流合汚闇然以媚於世夫老氏之徒與鄕愿皆習知人之情僞以巧立於不敗之地其爲自私自利無足論至於絕人逃世者迹則高矣然推其用心由於憚煩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見所由生在於未充其惻隱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惻隱之心者則必不爲一己計而爲衆人計目擊天下之紛紛藉藉禍亂相尋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當其際而無所卻即令所接者無所往而非傾險之人所處者無所往而非陰鬱之境而其至誠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間憂患雖深不改其度事變之來不失其守陽明所謂言語正到快意時截

然能忍默意氣正到發揚時翕然能收斂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蓋覩於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應萬變而不窮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即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



時評

袁世凱復起之風說

民意

袁世凱者清廷之豪奴其進退榮辱祇關於此奴之一身而於國民無與無足論者然其進退榮辱之權清廷實操之於此可見清廷之待其臣實犬馬草芥之不若表而出之所以愧今之立於其朝者也

袁氏復用之說當世所傳紛紛其辭其事之確否未可知然風說之來當有所自顧欲知其復用之原因當先溯其斥逐之原因苟其斥逐之原因旣已消滅則即以爲復用之原因亦未爲過今舉其斥逐之原因於左

當袁氏之被斥也述其原因者不一其不足信者有四其足爲原因之一者有二先舉其不足信者如下

(一)曰由於足疾　此載澧所述之理由也其實乃至可笑夫清廷之大奴才有一非疲癃殘疾者乎其得精神上之病者無論矣即以形體言凡四肢五官粗得完具

者決無大奴才之資格必於聾跛目眯痿痺諸疾占其一或兼其二然後有合格之望聚此奄奄一息老而不死者於一廷以爲遠東病夫國之代表其爲清廷之特色久矣何所嫌於袁氏之足疾乎清廷君臣相尚以詐臣不得於其君則引疾而退君不悅於其臣則以病放歸此病夫國之口頭禪無足怪者

二曰由於御史之彈劾　此官場所述之理由也天下之知機者莫過於清國之御史矣於其人得寵用事之時相率爲立仗馬及其將敗然後譁然集矢如恐不及人之將亡鬼瞰其室清御史之智其猶鬼乎或曰不然夫有所受之也載灃爲獵人而御史爲之犬鬼與犬清御史必居一於此矣

三曰由於載灃爲其兄復仇　此保皇黨所述之理由也而其理由又可析爲二類一曰修戊戌之怨此言出自保皇黨人之口亦內慚而格格不能吐蓋載灃而果修怨者則袁氏之生命與家族且將不保斷不以開缺回籍爲已足今載灃之所以處袁氏者若此反足證其無修怨之意也戊戌之變康有爲之所爲近於後漢中常侍之爲子刼母其事絕凶穢載灃果修怨者當在康氏不在袁氏此不待煩言而自

解者二曰載湉之死實袁氏所謀殺使此言而信則載灃爲同謀之人必矣蓋使載灃而未同謀者則於此大變寧有付之不聞不問者故使保皇黨而必指袁氏爲謀殺者則必指載灃爲同謀而後可今顧曰爲其兄復仇試問載灃之所以處袁氏者果可爲復仇之手段乎信如是則載湉之命其不值一錢而載灃之復仇亦不值一錢矣或曰使載灃而爲同謀則其於袁氏非寄以心腹即殺之以滅口胡爲縱之歸田里也曰此愈足令保皇黨無以圓其說也蓋彼若不指載灃爲同謀則必謂載灃絕不知袁氏有謀殺之事而後可若謂知之而以是爲復仇則造謠者眞徒自苦也

四曰由於守舊黨之傾軋　此西洋諸國新聞紙所推測之理由也其爲說曰『袁氏雖非眞能以改革爲主義之人然表面上固以改革自任者清國所謂制度之改革凡生息於舊制度之下恃以爲衣食者皆若失其恆產是由清國之政治組織與官人社會之經濟的利害過於密接故成此現象是以改革主義多數官人社會之所飲恨也人徒見清國今日囂囂然言立憲之豫備法典之編纂遂以爲改革之潮流澎湃而不可遏此實大悖於事實者今之明目張膽以反對改革自任者其

數之夥無論矣陽爲附和改革之說而陰實沮止之且百計以破壞之者中央政府之大官中比比然也誠使舍其表面而察其眞際則知守舊黨之勢力至爲强固見袁氏有改革之傾向而又得寵用事公然引爲政敵者固不乏其人以陰謀中傷之者尤所防不勝防北京之宮廷夙以『陰謀之窟』聞於天下其縝密迅疾誠有不可思議者於人類無前例之凶行亦習爲之此事猶其小焉者也』 其爲言如此於北京官場之腐穢與宮廷之險譎洵有所見校之前三說爲近於事情矣雖然表面上以改革自命者淸政府之謀也袁氏循其所向以爲趨家奴之事主人恆先意而承志至於豪奴則尤以便利捷給著袁氏之所爲亦猶是耳觀於袁氏斥逐之後淸政府蒙改革之面具如故則知袁氏之被斥原因不在於此矣

右之四說既非袁氏斥逐之原因則與今茲復起之風說全無關係不待言而自明

今更述可信爲原因者如下

一曰由於滿人之排擠　滿人之排漢其原因有二(一)曰忌漢人之奪回主權而排之其仇革命黨以此(二)曰忌漢人之爭其私利而排之其嫉漢奸以此若袁世凱者

蓋漢奸之巨擘而又被革命之嫌疑者也夫袁氏之性質與一般恭馴之奴隸曾無稍異而滿人猶有疑爲懷抱非常者寧非可噱即此可見滿人之於漢人疑忌之深殆同於吠影吠聲之犬況袁氏得葉赫那拉氏之寵目無同儕其買滿人之怨尤深讐之家奴得幸於主人用以自驕遇主人之兒輩亦弗加禮則蓄憾於內必欲得而甘心者固奴所不及知也一旦主人死則競起而凌藉之以快其夙憤而此奴備受蹂躪至於無地袁氏之被擯情狀絕類此矣方袁氏怙寵時滿人如鐵良等皆恨之刺骨出死力排擠之近親如善耆載澤等則不獨忌嫉且復惴恐以爲袁氏不失勢滿族未得安枕及那拉死善耆載澤皆親近用事而袁氏敗矣

二曰由於專制之遺習　專制之國不容有權臣夫人而知之矣豈惟權臣而已即寵臣亦鮮全終始者蓋以寵而驕必爲其君所不喜故寵臣之下場不外二途(一)則於得君方專之際忽遇不測之威(二)則失所憑依而爲新君所不容(一)之場合蓋由君主好示恩於其臣亦好示威於其臣以爲柔之以恩彼將狎而生慢必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彼然後知威之可畏因以彌覺寵之可幸也此術弘曆最喜用

之故能鞭笞羣下使莫敢忤袁氏之於那拉幸而免此至(二)之場合即袁氏所身受者矣夫君主各因於其好向而有所寵之人舊君之所寵非必即新君之所寵也使舊君之所寵而爲柔愿馴靜之人猶或得爲新朝所容苟其意氣發舒者被斥必矣況載灃者曾與袁氏同値軍機其時袁氏方用事載灃內懾於那拉氏卑以自牧中不能無所慍也一旦攝政先去驂乘之芒刺非徒快意亦以立威凡專制之君主常有是態況陰險狠鷙如載灃者乎

以右二者爲袁氏斥逐之原因於情事爲近迄於今日滿人之橫恣獨夫之專制日盛而不少衰斥逐之原因未嘗絕也然則風說胡爲而至乎欲求其原因之所在吾請以一言蔽之曰**清廷馭家奴之常法也**夫招之則來麾之則去惟雇傭者爲然奴隸則并來去之自由而亦無之雖或觸主人之怒被蹴而去足趦趄不敢出大門以外聞呼聲則又匍匐而至矣而遇奴酷者其防奴亦愈嚴親而近之則慮變生肘腋疏而遠之又慮得間亡去後此將挾恨而思報故所以縶維之者無微不至彼清廷之待其臣亦如此矣夫以君臨臣貴賤殊絕已爲人所難堪於專制

之君主尤然於異族之專制君主則尤然而奴於虜者顧戢戢然若羣羊之就牧則以虜操縱之術至熟故也從來專制之君主莫不濫用其生殺之權以驅策天下之人然古人有言士可殺不可辱此語最爲君主所不便蓋君主之威能殺人而止矣人不畏死則無所用其威寧死不辱則莫爲之奴而無以恣其專制故君主不以不能殺人爲患而以不能辱人爲患欲使其臣甘於受辱必先鋤其氣節滅其廉恥而後可以曲折如其意虜即最善於爲此者也於有氣節者不靡之去必摧折其氣節而復用之於有廉恥者不靡之去必掃蕩其廉恥而復用之意謂殺之適以成其名斥而不用則彼將脩然遠引爲天下所推重故必抑之使折而後已化骨鯁爲脂韋使昔之强項者苶然獻媚於其側於是盈廷之人皆承顏而莫之敢忤天下相率以柔佞相尙無復有爲專制之梗者矣昔大酋胤禛每挾此術以馭其臣李紱者奴輩之稍有氣骨者也嘗奏劾田文鏡忤虜旨下獄煆煉縛赴市曹將斬矣虜使人馳問之曰此時知田文鏡好處否紱對曰臣愚至死不知田文鏡好處卒釋而用之孫嘉淦嘗於虜前有所薦舉虜不可嘉淦力爭之虜怒擲筆與之令作保嘉淦持筆欲下

爲旁侍大奴所叱止下獄擬重辟虜貸其死謫末秩未幾復起用舉此二事則虜之權術已可概見夫擢何吝此二人之一死者然惡其倔强與其殺之以爲快不如挫折而後用之爲尤快也先臨之以不測之威使備受窘辱以摧折其亢直之氣然後撫之以恩使感激而效死此其酷虐乃過於刀鋸鼎俎十倍其子弘曆綜核不肖其父而恣睢則過之於是立其朝者朝佩金紫夕被赭衣習爲恆事往往有不知得罪之由者蓋彼欲臣下莫測其恩威故以此爲操縱凡狃於寵者即無大過亦必因事楚辱之使知味前此之榮幸而堅後此之希望也賊智相傳成爲家法爲之奴者久爲此術所顚倒而不自知袁氏者氣節非孫李比而才調則或過於舊臣中非如老朽無能力之張之洞可以虛文相周旋故戴澧能優容張之洞而於袁氏不能不首抑之所以立威也今者威已立矣又當懷之以恩使折而爲之用此爲本於家法袁氏既於羣奴中以才調自顯則調之使馴以爲羣奴法爲事勢所不得不然者況袁氏之異於人者非第才調尤有跋扈之嫌疑此鞅鞅者非少主臣實深中其所忌故開缺回籍之後以探偵環繞其私宅一言一動纖芥必知名曰遣歸實則無異於幽

放也顧載澧之爲人陰險凡陰險者必工於心計而弱於膽氣故對於袁氏猜忌雖深而於表面上猶惴惴然慮人之以爲口實而不爲過甚視其祖之顚倒羣臣有如兒戲者爲少斂迹然梟雄雖不及其祖而狠戾正復不讓彼知幽之於私宅不若幽之於廟堂也監察其舉動不若馴擾其心志也逆料彼投閒之後寥落失意中情不能無悔乃以利祿爲餌誘而致之使泛駕之馬復歸於銜勒英氣既熸馳騁左右惟其所之矣袁氏雖熱中之士於虜廷意旨未必無所窺見亦必不樂遽爲之用惟虜意果堅欲起之者則袁氏烏能不出一旦復出亦惟隨虜意爲俯仰旅進旅退聊以備員欲求如葉赫那拉時代之意氣發舒不可復得矣顧不能不爲虜之傀儡雖心知其意亦末如之何於以知爲人奴者之苦也故他日袁氏之復出與否惟於虜意之堅否而決之吾人以此爲風說之原因自信其不謬由是可見虜之穢德腥聞于天凡食其祿而立其朝者必自視非人類而後可良以凡有血氣莫不有廉恥縱不能攘臂以光復自任亦當如魯連之蹈海管寧之足不下樓免爲元規塵所汚奈何奔走功名之士乃如蟻之慕羶死咋而不退廉恥道喪脂韋成風蠅營狗苟之行奴

顏婢膝之態滿天下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可哀也哉

西班牙之濫殺

民意

西班牙自與摩洛哥啓釁後兵力疲于外革命黨起于內粉飾文明之政府至是以受創而獲發乃以暴力殘害其民國人益怒最近以銃殺革命黨人斐烈爾之故不特激國內之變動各國人民亦爲之憤激於此知爲人道之蟊賊者無所容於世也茲譯其事如左。

十月十四日馬德里電報言。西班牙處革命黨人斐烈爾以銃殺之刑。以加達羅尼亞之反動。及於今王結婚之際之暗殺計畫。爲與斐氏有關係。故殺之於巴賽羅那。國民憤怒。所在集會。爲激烈之抗議。其勢將不免於爲變云。

同日歐洲諸新聞。皆激論此事。憤西班牙政府之無人道。法蘭西比利時意大利等國。所在人民。爲反對此之處刑。有示威運動。南美有兩共和國休業以表弔意。茲揭意佛人民激昂之事實以表各國民情之一斑焉。

其在意國勞働者開大會。決議反抗此虐殺。亘意國全部。於二十四小時內開始同盟罷工。國內多數之都市皆表同情。一時陷於業務休止之境。示威運動所在不絕。人情憤怒。警察官吏莫如何也。

其在法國。社會黨領袖佐列氏。集羣衆於西班牙大使館附近。爲示威運動。高呼『殺人者死。』『殺西班牙王。』『殺西班牙首相。』喧聲四徹。警察馳至彈壓。羣衆遂與決戰。於街頭置障礙物。設假壘柵。以資攻守。警察拔劍馳逐。羣衆答以短銃。斃警吏數人。警視總監跳而免。後得騎兵助虐。羣衆始漸解散。

各國人民之熱狂如此。故二十日電報言英法比利時等國之議會。提出關於斐氏被刑之質問。外務大臣答以他國之內事不宜干涉。拒絕之。蓋重邦交而輕人道。政府之常態也。然觀議會至於提出質問。則民情亦大可見矣。

至於西班牙國內。則風潮愈激愈高。二十一日電報言西班牙國之情勢甚爲不寧。流血之慘。恐不可免。西班牙王深匿宮中。有若囚拘。不敢暴面於公衆之前。而自由黨領袖。則於議會要求現內閣之總辭職。及二十二日而西班牙內閣辭職之報至

矣。自由黨領袖前首相莫柯列氏組織新內閣此次之風潮能因以平靖與否尚未可知也。

吾述西班牙濫殺激變之事所以如是其詳者蓋欲使吾國民取而自鏡抑恐吾國民觀此或且瞠目而莫解其故也夫斐氏之爲革命黨豈惟西班牙政府知之即其人民亦知之即各國之人民亦寧不知之若就中國人之眼光以爲判斷其人既爲革命黨人一旦被繫以登斷頭之臺是其本分無足訝者而西班牙及各國之人民顧爲之憤激若此者何也良以凡以身爲人民之犧牲者其所用之手段雖直接加妨害於民賊以爲民賊所不容而自道義以言民賊固無可以得而甘心之理然民賊藉法律以爲擁護彼法律者不袒道義而袒强權遂使民賊得以行其惡是即使按之法律所處之刑悉當其罪固已甚便於民賊矣設使所處之刑而過其罪者是民賊并所藉爲屛蔽之法律亦悍然不顧而惟知明目張膽以快其嗜殺人之性也人民忍而不校則民賊益無所憚縱其豺虎之性以爲民厲其流毒將靡所紀極人民之生命不可不重爲人民犧牲其生命者之生命又不可以不重以此遏民賊之

暴力促革命風潮之激進其關係絕巨彼西班牙之人民與各國之人民所以出此者豈得已耶近年中國之人受世界思潮之刺激禦外之觀念漸强昔於外國人之陵藉吾民恒漠視不爲之所以爲吾民若應受外國人陵藉者然近則此種思想爲之一變如上海俄水兵殺人案廣東佛山輪船命案等吾民憤外國人之兇恣能同心合力與爲堅持使知中國人之未易侮而折衷於正義是誠可謂民氣之進步然而於虜政府之視民如草芥則熟視而無睹則又何也豈眞欲以吾民生命付之虜手聽其以喜怒爲生殺而一切不校歟嗚呼中國之人但爭體面不問良心以爲外人見凌體面攸關此而不爭則人之視我將與亡國之民同故發憤相呼召以期爭回體面固未嘗因死者而動其惻隱之心也惟其惻隱之心既已滅絕故於虜之殺人喋血無所介介苟無傷於體面雖目擊其父母兄弟之被殺猶將不顧況同類乎夫於同類之觀念既如此則見有甘以身爲同類之犧牲者將駭然莫解其故有目爲發狂取死而已既笑其愚何由憤虜之悍徐錫麟被殺虜剖取其心烹而食之論者猶以虜之不株連其家屬爲寬厚尤可恨者秋瑾被殺乃爭爲呼寃此何爲者於

其人之生不能與之協力致令無助而死及其死也猶欲埋沒其志節使國民無所觀感耶輪者以爲若彰其志節則不能指爲冤獄不能指爲冤獄則無由藉口以攻擊虐殺之官吏此可謂知有手段不知有目的也夫表其志節以激起天下之頑懦與藉口於冤獄以排去一二不肖官吏其事孰重且革命之志節可以人人有之使無直接加危害於虜之證末由取以科罪此而可殺孰則不可殺者以此主張其說不猶愈於以冤獄爲藉口乎若慮因此而已亦被革命之嫌疑有所憚而不敢發則其怯已甚聞西班牙人民之意氣當知愧矣顧中國之民氣固不如西班牙而虜之暴虐則過於西班牙遠甚西班牙因於此變而內閣爲之瓦解虜寧能望此者故吾人之於虜決須望其有改過遷善之日惟一意殄滅之而後已至於因政府之殘民以逞而激起革命之風潮此則吾中國人所當學者也



南洋華僑史略（承前）

羲皇正胤

第六章　華荷血戰及荷政府虐待華僑之原因

英吉利之國徽徧於全球。英吉利之領土太陽不滅。何以故。以國强故。以國能保護其人民故。猶太人之學術不足以捍俄兵之殘殺。猶太人之商業不足以衛行旅之艱難。何以故。以國亡故。以無國保護其人民故。嗟乎。我漢人。我華僑。何遠不及英吉利而酷肖夫猶太人也。檀香山之焚殺也。華工之禁約也。雖以清政府之壓抑。吾同胞且力爭之矣。而爪哇之華僑爲荷人所屠戮至五六萬人之衆。鳴不平者固無人。即知之者亦尠也。先是前明萬曆二十三年。（西一五九五）荷人阿多曼（ホートマン）以西班牙之一逃虜。說亞摩斯德爾登（Amsterdam）之商人私立東印度商會。帥商船四艘東航。翌年達爪哇之巴達木（Bantam）。始與土人通商。實爲荷蘭貿易東方之先驅。萬曆三十年。（西一六〇二）荷蘭政府聯合東印度商會積六百六

十萬佛郎(Franc)之資。予以築城任將徵兵之全權。又創巴達維亞(Batavia)首府。爲東方貿易之中心。萬曆四十七年。(西一六一九)增築喬昌打(ジヤガトラ)城淸康熙十一年。(西一六七二)荷蘭爲法蘭西王路易十四世(Lovis XIV.)所脅。以致好愛自由之國民。相率移住於爪哇。自此。爪哇之荷人日益多。而苛政亦漸加於華僑矣。至淸乾隆六年。(西一七四一)我僑南漢人反抗其人頭稅。令因相率與戰。敗之。再戰又敗之。梭羅 Soerakarta 王某(爪哇分三大部一梭羅二日惹三井里汶 Tjeribon 各有酋長。分治其地。而以梭羅爲最大。)以外人之鬨於其國也。召集諸部酋長議聯荷或聯華。衆僉曰荷人包藏禍心。聯華宜。遂通款華僑。合兵攻荷。克之。荷人大懼。密誘爪人叛降。令之倒戈。華人內外受敵。遂以大敗。此第四戰也。華人大怒。進攻梭羅。破之。禽其王。華人主將某代其位。於是全境大震。荷人多竄還母國。爪哇幾爲華僑有矣。既而荷人大舉來薄。卒以勢不能敵。一敗塗地。不復能振。當是時也。荷兵之叱咤呵斥聲。頭顱之塊然墜地聲。華人之呼娘叫子聲。震天動海。泣鬼驚神。海水爲之嗚悲。風雲爲之變色。至今憑弔紅河。(紅河在巴達維

亞爲當日戰場）猶隱隱聞水聲嗚咽。爲華僑之祖若宗訴不平也。蓋自與荷人失和以來。前後大小六戰。五十餘年。華人之死於戰役。或被荷人殘殺者。男女老壯以至嬰稚不下五六萬人之多。嗚呼。謂非我海外華僑二千年來未有之慘刼乎。然其時荷人尚不深悉我中國之內情。及華僑南渡之原因。以爲獲罪於東方龐然一帝國之僑民。恐中政府興師問罪。彼蕞爾小邦。何能有以善其後。是以遣使北京。請罪詎料淸政府答之曰。海外華僑。皆叛逆盜賊。罪在不赦。并非大淸子民。朝廷向不過問云云。嗟乎。當血戰未開之先。吾僑南同胞。寧不望淸政府之保護我生活。爲我解厄。爲我雪仇。孰料吾六萬華僑之所以罹此血肉橫飛暴骨紅河沿岸之慘禍。竟爲吾華僑所引領而望之之滿淸政府所賜也。何也。淸政府既已奪我四百餘州之統治權。而驅策我漢人矣。則世界各國。即認其政府爲中國之政府。視我漢人爲其政府所統治之國民。故吾儕漢人。既未能驅逐滿賊。推倒淸政府。恢復中國之主權雖欲絕其關係。不與交接。而淸政府卒有一宰制我中國生殺我漢人之實權。操縱於掌握中。故夫荷使入京。議華荷血戰問題時。苟淸政府稍持正義以爭之。則未死

者之生命可保已死者之寃憤亦可伸況清政府當日銳氣方新不但蕞爾荷蘭憚於開釁即歐洲列强亦不敢輕於挑敵脫能效法前明遣使經營則南洋諸島未必盡落白人之手乃清政府既無遠大之智識復結此新奇之談判俾我六萬華僑盡膏荷人之斧鑕而不惜非清政府之罪與而誰之罪與吾故曰當年殺我華僑者非荷人。乃滿清政府也。嗟乎漢人者中國之主人滿人者中國之盜賊盜憎主人思一網而盡之以絕我祖宗之血食因我華僑遯跡海外爲其鋒刄所不及正不知恚憤何若適代庖有人毋須親操刀以割未嘗不舉手加額深自慶慰感荷人之大德不暇遑恤華僑之搶地呼天耶而不明清政府之意旨者徒責爲不諳外交之術不盡保護國民之責適足爲清政府所笑而已嗚呼可懼哉清政府可恨哉清政府其心性之殘忍手段之酷毒又豈僅假手荷人屠我六萬華僑於巴達維亞巴耶直使我漢人之往來生息於東印度群島 (East Indian Archipelago) 者自此被荷人之壓制互百餘年而無窮矣夫所謂海外華人皆叛逆盜賊。朝廷向不過問等語云云。非清政府對於荷蘭公使堂堂之答案耶清政府者外人所認爲中國之政府者也中

國政府而判其國民之通商海外者爲叛逆盜賊宣告其死刑於天下則華僑無噍類矣而望外人之不我欺不我虐以自由之道平等之禮待之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此所以巴達維亞之創痍未復而苛待華僑之法令又徧布於荷蘭屬地矣(一)新自中國來者謂之新客。（新客者清政府所欲就地正法之人也）新客抵埠經關吏檢驗旅具及旅劵。（給自中國海關監督或駐新嘉坡總領事、而經該地荷蘭領事簽押者、）符例。始得登岸。（關吏執長籤揷驗貨物確似中國內河之釐金關）登岸後。一警差隨之行。復受新客查驗所及警察署二處之點驗。約耗時半日許。然後准於三日內。倩保證人。幷持相片二枚。詣警署請給六個月限字。其像片一存警署。一貼限字上。限滿再請簽字續限。無東印度總督允許證。且不得入居內地。而請給允許證。又必須馬腰甲必丹（官名）之保狀方有効。無論新客土著欲出境歸國。或往他埠。如無出口劵。雖已登舟。亦得追而縛之。治以私逃罪。此出入之不自由也(二)華人居留地以十里爲範圍。不得出其圈限外。或與荷人及土人同居處。故雖欲登山覽水。置華麗之別墅於幽勝之地。亦不可得。此居留之不自由也(三)華人欲之何處。

必須請給旅劵。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地正。否則有罪。此旅行之不自由也。(四)華人無開會演說權。夜中有五人以上聚談者。執付有司治罪。新聞紙亦禁論政事。此言論之不自由也。(五)華人開設商店。經營業務。不必有違犯法律之證據。駐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毀或停止之。(荷屬東印度諸島均係採用駐在管區制)此營業之不自由也。(六)華人所負擔租稅之義務。重於尋常萬萬。(租稅之種類。不及備數。總之苛極矣。)而所享之權利。適成反比例。此權利義務之不平等也。(七)關於歐洲人之訴訟。則有特別之裁判所。關於土人之裁判所有二種。以歐人爲判長。以土酋及回教僧侶爲陪審員者。謂之蘭德拉丁。(ラントラーデン)以下級裁判官司之者。謂之烏威達那。(ウエタナ)華僑訴訟與土人爲伍。其散處各管區者。必先訴於土酋。不能判結。始得上控駐在官。此訴訟之不平等也。(八)文明國法制。無論民事刑事犯。皆坐而受質問。官訊之。始立而對。而荷屬東印度之法廷。華人無坐位。且令屈膝堂下以辱之。此公廷禮法之不平等也。(九)華人與荷人遇。尊稱之爲主人。而荷人則直呼其名。此稱謂之不平等也。(十)華人與荷人交際。脫操荷語或英語與

之談。必遭斥辱故華人雖能歐語仍當以馬來由土語相問答蓋以馬來由賤種視我華人矣此箇人交際之不平等也以上十條不過就其大概言之耳其餘官吏之枉法納賄剝喪人權之事更僕難數矣（如文島 Muntok 知事凡華人之訴訟不經審判必先監禁一星期以爲例又該島之駐在官於苛抽常稅外復輪派華人巡更以便吞沒警務費是其確證之一也）夫南洋諸國之通商朝貢於中國聽我之命令爲我所支配已千餘年於玆矣吾漢人之滋生蕃聚於其地者已達於數百萬之多矣而荷蘭以乞丐黨之餘孽（按十六世紀時奈渣蘭 Netherland 屈服於西班牙强權之下駐奈知政巴路馬（バルレーモン）伯冷詆其諸侯曰是徒不過一群之乞丐奈人遂自名曰乞丐黨）拓殖民地於南洋其軍備也陸軍合歐人土人不過三萬八千餘人海軍不過小形之舊式軍艦二十一隻（計排水量三萬五千噸）財政也歲入不過一億五千二百九十九萬佛郎歲出且至一億六千五百三十二萬佛郎更以倨傲無理虐待土人故動起騷亂之禍版圖亦因之漸縮次第爲諸國所奪去之領土已不可勝數獨爪哇一隅糜財流血竭全力以保護之僅能

荷延。東印度之商業。亦日見衰敗。則荷蘭勢力之薄弱。且岌岌不能自保矣。而吾漢人之往來生息於其領土者。反能以種種苛政壓制之。而有餘裕。豈我堂堂中華國民。甘受日耳曼(German)民族之侮辱耶。蓋以清政府絕華僑之歸路。荷政府恃滿賊為後援。猛虎在前。豺狼當後。雖有志氣。其如進退失據何。所以華僑之忍氣吞聲偷生於荷蘭苛政之下。至於二百餘年之久。而不敢反抗者。實出於萬不得已也。嗟哉。清政府之罪。其可逭乎。

第七章　客人南渡與洪天王之關係

客人者。客籍之人民也。自鄰近諸省。流寓於粵。惠州嘉應最多。潮廣等郡次之。操客語。頗似正音。與土語迥異。清咸同年間(十九世紀中葉)客人洪天王起義金田。其同籍人望風而從者數千。噫。客人亦大可嘉矣。迄金陵淪陷。虜焰復熾。漢族光復之業。既已不成。於是南洋諸島。又為客人之桃源洞(南洋為漢人之桃源洞之一語英海峽殖民地總督曾言之)加之清政府豺狼成性。以殺人為能。以擄掠為武。當干戈擾攘之日。則兵之所至騷擾隨之。及兵燹既淨之後。滿目荒涼。民不聊生。又復假清

鄉為名遺虎狼之官吏大施其詐株連之政策或傾蕩其家產或離散其妻子肆惡橫行莫之敢攖如去年惠潮欽廉河口之役其最近之明證也以此各種複雜之原因故咸同年間南渡之客人皆與洪天王有最大之關係而三點會亦自此徧布於海外矣會以三點名者以洪天王之洪字偏旁為三點水故命名三點會即所以昭示後世永不忘洪天王反清復明之志也自流傳南洋以來英屬海峽殖民地政府視為文明之革命黨依於法律許以自由集會之權惜其會章不善會員之行動竟與當日立會之宗旨大相剌謬以致外人敬重之心忽變而為疾視之心雖然其磅礴之勢安所得而禁遏之者英屬固無論矣現今荷屬爪哇等處之以由義等名義組織團體建立會館興辦學堂者非即三點會耶然則三點會之智識似稍進矣苟能正其宗旨改良其規程何患無蒸蒸日上繼起洪天王之理是所望於客人之有志者矣

第八章　華僑之膨脹力

華僑南渡之性質雖隨時勢為轉移然其勢力之膨脹固不以境遇之殊有所軒輊

考自有明以降五百餘年間華人之稱王者有八征服蠻酋開闢土地者有二樹義俠之風者一分叙於下。

(一)三佛齊 Sambodja 王梁道明 王廣東南海縣人也久居三佛齊洪武中葉佛爲爪哇所滅國大亂時閩粤人旅於佛者已數千王乃號召部勒之保國之北境而王焉不十年閩粤軍民泛海從之者數萬人指揮孫鉉使南洋遇其子挾與俱來永樂三年(西一四〇五)成祖以行人譚勝受與王同邑命偕千戶楊信等齎勅招之王乃與其臣鄭伯可入朝貢方物。

(二)浡淋邦 Palembang 王張國璉 王廣東饒平人也本劇盜嘉靖末作亂橫行粤贛閩三省調兵二十餘萬凡三年乃平之璉敗後潛逸南洋復據浡淋邦而王之(浡淋邦即明史所謂舊港乃三佛齊屬故地閩人讀巨如舊故又稱巨港)漳泉人多附焉。

(三)渤泥 Brunei 王某 王福建人佚其姓名萬歷間王此地相傳鄭和使渤泥時有閩人從之因留居焉其後嗣遂據有其國王之府旁有中國碑又有金印一篆文

上作獸形。言成祖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其背以爲榮。後西班牙舉兵來襲。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出毒殺班人無算。王得返國。西班牙遂去而犯菲律濱。

(四)巽他 Soenda 部長某　部長。廣東人。佚其姓名。稱長於爪哇北海濱之巽他。(按巽他本群島名。此巽他乃爪哇島中之一部落。)有地方三百餘里。最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船輻輳焉。永樂九年。(西一四一一)自遣使貢方物於明。

(五)暹羅國王鄭昭　王。廣東潮州人也。隨父流寓暹羅。仕焉。位至宰相。清乾隆三十六年。(西一七七一)緬甸王孟駁攻暹。滅之。前王遺族悉殲焉。王時已致仕。居南部。年五十餘矣。乃陰結國人。圖光復。清乾隆四十三年。(西一七七八)起義。緬人三戰三北。故地盡復。暹民戴爲王。明年。復大舉征緬。破之。時緬方與中國搆兵。前此一切餉源。半取諸暹。至是益窘蹙。乾隆征緬之役。所以卒獲奏凱者。王犄角之功實多云。(按鄭昭。華僑也。乃清廷所目爲叛逆盜賊者。今清廷征一緬甸。尚賴此華僑之力。則華僑誠無負於滿人。奈滿人不感恩戴德。何諸君試思之。試重思之。能不爽然若

失乎）清乾隆五十年（西一七八五）薨。傳位於其養子華策格里華氏。又為王之壻。故今日暹羅王統實鄭氏也

（六）戴燕 Tayan 王 吳元盛　王廣東嘉應人也。戴燕在波羅洲之西部卡浦亞斯河岸。清乾隆末年。（西十八世紀末葉）王征服土番。遂王其地。事蹟失考。

（七）坤甸 Pontianak 王羅大　王廣東嘉應人也。坤甸在波羅洲之西部海岸。其都會當卡浦亞斯河口。距戴燕不遠。清乾嘉間。王征服土人而王之。事實無考。

（八）薩拉瓦 Sarawak 王某　王、嘉應客人。佚其姓名。薩拉瓦在波羅洲之西北部。面積五萬方里。人口三十萬。其地產金剛石。最著名。王曾開府其地。至今遺址猶在。後為英人所奪。事實無考。（按一八四二年。渤泥王以薩拉瓦克讓與英人惹米斯伯羅克。Games Brooke 未知是否即此事。）

（九）柔佛 Gohore 開闢者葉萊　葉君、廣東嘉應人也。初、華人以采錫之利。相率營礦業於新嘉坡檳榔嶼一帶。屬聚日衆。與土蠻積不相能。清嘉慶末。柔佛王令逐華人。時葉君之族在柔佛者三百人。議與之抗。推君為統帥。初戰勝之。知其必將報復

也。乃更遣人歸嘉應。購軍械。募義勇。葉氏舉族萬餘人。皆渡海助戰。而近村應之者亦多。他邑之流寓其地者皆從。凡血戰八年。卒定柔佛全境。已而檳榔嶼華僑。復與土人衝突。乞援於君。君又提師助之。越三年。檳榔嶼亦定。英人恃其强力。乘機進取。君以亡國之民。無政府以爲之後勁。知必不可敵。不得已乃以領土主權讓諸英。而僅自保其土地所有權。納租稅於英政府。至今葉氏猶爲彼中望族云。

(十)沙剌我 Selangor 國征服者某某亦嘉應人。淸同治末葉。粵人有采礦於沙剌我之吉壠坡 Kwala Pilah 者。沙王阻焉。淸光緒元年(西一八七五)某率粵人與之戰。大勝之。俘其王。沙剌我本自主部落。至是英人乘華人之勝。遽置吏於吉壠坡。盡奪故王地。以法部勒我華人。華人亦安焉。

(十一)菲律濱寓俠潘和五　和五、閩人也。元明之交。吾華人負販於菲島者已數萬。置田園長子孫焉。西班牙既據菲。慮華人衆爲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侵辱。永樂二十一年(西一四二三)班酋郎雷氏侵摩洛加。(巽他群島中之一。香料最盛。今屬荷)役華人二百五十助戰。和五爲哨官。班人日酣臥。令華人操舟。稍怠輒鞭撻。有至死

者。和五曰。叛死、篚死、等死耳。否亦戰死。曷若刺殺此酋以救死。勝則揚帆歸。不勝而見縛。死未晚也。衆然之。乃乘夜刺殺即雷。持其首大呼。諸番驚起。莫知所爲。悉被刄。或落水死。乃盡收其金甲寶仗歸。後失路之安南。未返。夫夏少康立中興之業。哥侖布開闢美洲。人爭稱之。顧少康尚有一成一旅。資以憑藉。哥侖布尚得西班牙女王助其遠航之艦隊爲其後援也。而我華僑之征服蠻夷開闢土地於南洋者。有一於此乎。無不徒手奮呼以致之者。且葉萊以三百人戰勝蠻王。更與之血戰八年之久。卒能底定全境而有之。其殖民之大業。尤爲少康哥侖布所不可及矣。惜夫故國淪亡。夷狄當道。不但我華僑拚血肉出死力所開闢之土地。盡列於日耳曼及條頓民族之領土籍中。即其殊勳偉績。亦湮沒而無聞焉。不亦深可痛乎。

第九章　清政府現今籠絡華僑之原因

噫吁嚱。曰叛逆。曰盜賊。曰非大清子民。逼之逃。禁之歸。任外人踐踏之。假手荷人以屠殺之。壓抑之。鄙嗤醜詆。凌虐備至。非清政府加我華僑之罪名乎。非即清政府殄滅我華僑之手段乎。顧今日之華僑叛逆如故也。盜賊如故也。非大清子民如故也。

與昔日之被逼被禁爲外人所踐踏爲荷人所屠殺之人何以異也而淸政府忽大換其如狼如虎之面目變爲脅肩諂笑之醜態以對待此所謂叛逆盜賊非大淸子民之華僑而籠絡之不遺餘力咄!!!!!。怪!!!!!。小兒作劇喜怒無恆眞妙不可言索解人而難得者矣謂淸政府預備立憲。智識已開。以華僑顚頓轉側於白人肘腋之下。而欲一援手以出諸苦海。以盡其保護僑民之責耶。曰否否。非也。大謬不然也謂淸政府憂者對於華僑。淩踐不堪。感情大惡。今則翻然改悔。思欲聯絡華僑之良感以蓋前愆。釋舊怨耶。曰否否。似是而實非也然則淸政府現今所以籠絡華僑之原因。果安在乎。吾敢一言以蔽之曰。防華僑之革命驅華僑之金錢而已。嗟乎自豫備立憲之假招牌懸。我國門未及數年。我國民已爲所迷惑。殆盡壓制。殆死矣。今復欲以其狡謀詐術流毒於南洋爲外人笑吾所以不得不揭其假面具爲天下告也。

丙午年。劉士驥自南洋視學歸。稟報岑春煊云。南洋革命黨最多如不速派員監督之後患叵測岑即以汪鳳翔充爪哇視學員陽爲勸學陰以監察革命黨觀其所訂

爪哇華僑學堂章程內宗旨不正。好倡異說者。不得聘爲敎員之一條。可知矣未幾。錢恂赴駐荷參贊任奉。清政府密命繞道至爪哇調查之。幷受端方之託。引誘華僑學生就學南京。以爲釣餌。華僑以不堪荷人虐待之故。對於錢恂。備極歡迎。甫下車。上書訴苦乞保護者。三寶壠一埠。已有數十起之多。而錢均置之不理。余適與之遇。道及華僑倒懸之厄。必須思所以解之。錢曰。曩者既已如此。而今何能補救。政府之不足與有爲。爾我尚不知耶。銜命使於外者。脫欲有所言。函電稍多。不但薪俸不敷。而外部反責爲多事。所以外交一事。甫一言及。而政府諸大老早已縮頭伸舌。如就死刑。（錢言至此。縮頭聳肩。以形容其狀態。）所以我等對於海外華僑。不得不敷衍了事。恐其心冷而不內向也。前年。清政府又特派楊士琦率海容海籌二巡洋艦巡視南洋各埠。託保護華僑爲名。實以探黨人之虛實。騙商人之金錢爲目的。曾大遭恥辱於霹靂。該埠商界。與以質問之書。痛覆其隱。錄之於左。

一、政府果已健全。而有保人之資格乎。　凡具有保人之資格。方能保人。英以海軍之强。故能索我西江之捕權以保英商。日本以方新銳氣。故能强硬以對美國

而保日旅。若中國豈其匹乎東三省之地。初蹂躪於馬賊。繼受虐於日俄。今者日思佔間島。俄又思佔琿春以謀抵制。總之東三省之地非政府所有可斷言也是則皇室之祖宗廬墓尚未能保旦暮不知誰屬也且維持東亞之平和。承認支那之主權。曾見於日法英俄之協約中者。不可一二數。是政府今日且居於被保護之客位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隔絕中原數萬里之華僑而保護云哉。

二、吾內地之同胞。果皆得所乎。　自拒款問題起。我國民所營謀奔走所擲金錢血汗。不可以數計。甚至有捐生命。噴熱血以戕其身者。此等之事。今且方興未艾也。次拒款者。則有西江捕權問題。高廉路權問題。葡占澳門地界問題。惠州豎旗畫界問題。福建之爭廢礦約問題。安徽之銅官山問題。河南之浦信鐵路問題。山西福公司礦約問題。萬馬爭騰。萬弩齊發。問所踐踏者何人。吾內地之內胞也。通中刮骨者何人。亦吾內地之同胞也。水深火熱。倒懸不解。政府顧何厚於此而薄於彼乎。且華僑之盡室而來此者固多。其遠別父母拋棄室家妻子而來者。亦復不少。今者以見好外人。故賣路不已。至於賣礦。賣礦不已。主權亦欲讓之他人。是

故鄉之父母妻子方將相率而轉乎溝壑也語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傳。旅此者、縱得保護之力而獲安存。如無家可歸何如祖宗之丘墓悉爲禾黍何且也商等亦有地近厦門。見諸商家多有入洋籍者何也。蓋入籍可以挂洋人商旗往來內地。以及出入口貨。可以安然自由。無阻無礙。若我民之爲商者設有往來及出入口貨。諸多留難。反不及洋人。是以謀入洋籍者爲榮幸保商者可令如是乎內地國民何以入洋教。因洋人有特別保護之權。國民反不得與平等。所謂保民者果如是乎我華僑同胞幸得住此。若在內地。不入洋籍。便入洋教今日尙焉得有國民之分乎。

三、保護目的果能達乎。　受人支配疾苦痛癢不見收恤亦云慘矣然視官府之魚肉胥吏之苛橫則有間也。持較內地謂彼稍得自由之身又得官保護豈非甚樂。然而實事不爾也英設華民政務司。一切是非曲直。領事不能過問其能力且不逮華僑中之身爲議政局員者萬萬是官於斯土者尙不能盡保護之責也豈再需日月能自然有絕大之手段耶莊子曰名者實之賓。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綜覽以上三條。清政府籠絡華僑之眞相不能逃華僑照妖之鏡而畢現矣

抑吾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楊士琦當徧游各埠。運動失意之時。不曾以華僑尙多疑慮難以羅致之二語。電達清政府乎。夫所謂疑者疑其無信也慮者慮其故態復萌陰令外人殘害之也（按清政府因華僑倡言革命。迫於國際公法。不能捕治。於是誣以種種盜賊之罪名。要求外國政府交回。甚至以賄賂從事。其心計之陰險手段之卑汚。尤有甚於一千七百四十一年之事者。毋怪夫華僑之疑而慮之也）尙多疑慮者。疇昔疑慮甚多至今尙未消滅之謂也。羅捕鳥之具也羅致者羅其鳥而致之爲已有也嗟乎以一代表中國之淸政府。至不能見信於國民致其疑慮滋多屢施誘惑之術尙不能解釋之則其獲罪於國民蓋已甚矣況政府之於人民。開誠布公感之以恩化之以德則國民不俟要結自然心悅誠服如水之就下而歸之矣清政府既無感化人民之德徒假牢籠之術視民如鳥獸自命爲獵夫是乃權謀霸術豈自古帝王之道耶更豈立憲國政府治民之道耶蟒露牛爪。豹見一斑。清政府

之陰謀詭計又不啻以楊士琦一通如怨如訴之電報暴白其誠實之供狀於天下也。雖然楊士琦之將游南洋也曾語人曰我必運動華商集一數千萬貲本金之大公司。則其所抱之目的固自不凡所負之任命又豈輕哉詎料其所得之結果僅霹靂埠之一塲詬詈一篇質問書而已。噫、乘興而來掃興而返奸術不售賫恨緜緜於是妙想天開。思欲以一縷煩惱髮繫數百萬不就羈縻之華僑而致之闕下及丹陛復命。乃奏禁華僑割辮一以保存滿洲之國俗再以令華僑睹物思人引動其歸嚮滿賊之心殊不知辮韃子入關。（辮韃子之一名詞乃我國人普通習慣語。然隱含有痛恨韃虜之意也。）作禍匪淺。華僑當日之所以亡命南洋。即求以免薙髮之寃孽而保挽髻之國俗（如三寶壠陳氏宗祠內所奉其開派之祖像仍爲明代衣冠。其明證也。）歷年既久。駸尋以新客之媒介輸胡俗於南洋。於是三搭辮髮又流毒海外爲支那亡國民之標識惹外人之恥笑二百年於玆矣。比年以降。民智日開。漸悟其非。相率厭而去之以爲衆樂事。此中國之福也。且清國外交官之以辮子見辱列國。屢見諸報。以致駐外公使。曾屢上封奏請去豚尾。（按豚尾之一名詞乃各國

所贈滿洲辮髮之名。）以壯觀瞻而免侮辱。然則滿俗辮髮之不利於人固不獨於華僑爲然。即厭而欲去之者亦不獨華僑爲然耳。而清政府對於華僑被人虐待諸問題。并未聞稍假仁義爲開一面之網。獨於此招侮生禍之辮子殷殷注意。必欲留之以延後患於無窮。眞所謂祇思結寃不肯解厄者。而無知愚氓猶日日歌功頌德。望其保護。其如清政府之志不在此何。是何異夫俟河之清也。

夫中國今日危如纍卵。炎黃之胄命在旦夕。而清政府既不能救焚拯溺。反日加摧陷以速滅亡之禍。至於海外華僑自清政府詆爲海賊以來。被白人之侮蔑凌轢二百餘年於玆矣。如美禁華工。我同胞抱同仇之憤。倡抵制美貨以圖挽回。清政府且爲虎作倀。橫加捕壓。以解散其風潮。破壞其團體。致使禁約問題終無解決之一日。則清政府之於我同胞無分海內外。固猶然二百年前之故智。持絕對的滅漢主義。曾無斯須顧惜之心者。而近歲以還。對於南洋各埠派遣學員。引誘學生。巡視之以兵艦。撫綏之以大臣。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何愛於此而惡於彼也。豈南洋華僑獨與之有特別深厚之感情。爲美澳非洲等處之華僑所不可及耶。然而非也。其最大之

原因。蓋有四焉。劉士驥稟報南洋多革命黨一也南洋密邇閩粵接濟黨人尤易爲力加以運械助餉之事時有所聞二也南洋華僑宿怨未解仇滿之心人有同情加之財力充足一旦起而革命驅滿賊於長白山下易如反掌三也南洋富商中有一二嗜利無恥之徒又日以運動華僑捐款說之四也凡此四因。足爲清政府之大害者三有利於清政府者僅孔方兄一人而已顧乃遠居海外附於白人政權之下爲其專制之狠威所莫能及鞭長不及馬腹安可不下馬而施籠絡之術乎所以狡賊端方尤急急設網羅之法不然。南洋華僑閩人最多。粵人次之。閩粵兩省。猶無令華僑歸國留學之舉而端方非吾族類獨殷殷注意首創寄南學校於相隔二萬里之南京以灌輸其奴隸教育於華僑之腦筋中而斬除其獨立之根性消殺其高尚之思潮謂非防華僑之革命而何謂非騙華僑之金錢而何。嘻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稍有一隙之明者。誰不知之。前年福建致仕某大員（此人爲深通世故之長者。不便明言其姓氏。恐清政府見恨於渠也。）游歷南洋。曾謂余曰。政府辦事保民不足擾民有餘百姓見官畏之如虎自去年劉士驥張大其詞云南洋華僑皆革命黨以

致始而汪千仞來繼而錢念劬又來夫汪千仞託名視學猶可說也至於錢念劬本係往荷蘭去何以又繞道爪哇一行則其調査革命黨之肺腑如見矣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盡是給劉士驥弄壞了若輩之鋪張揚厲排斥革命黨無非黨於保皇殊不知隔了一隻海皇從何處保起亦不過藉此歛錢而已中國所以危亡至於此者若輩小人爲之也嗚呼某大員之言何其洞中竅要披清政府之肝瀝清政府之膽至如此其極也嗟我華僑亦當知所返矣昔盎格魯撒遜人以新舊教傾軋故被政府逼之出國殖民於新大陸之上卒能與英國血戰八年脫其羈絆而建立一民主共和之美國以遂其獨立之志願增歷史無限之光榮夫英美兩國固猶同一民族者今清政府既非我種又爲我仇較之英美人當年之惡感情尤深且厚美尚不甘我華僑更何可忍受也錢念劬識南洋華僑生長熱帶無遠大之眼光無英雄之氣度乃地理上之關係使然(此錢親語余者)吾同胞其亦有憤而起者乎抑果無英雄之志遂如此沈淪以終古乎

結論

余輯是書既竣。遂有兩種感情激動我神經而發出一種悲憤無涘之狀態至於哀鳴長號而不能自已者我華僑之南渡自西漢以至於今歷一十八朝越二千餘年。中間如唐宋兩朝。經之營之收諸番爲藩屬有明一代尤力勤遠略大開殖民之業。俾我華僑數百年後猶蒙其遺澤得厠身商戰之場與碧眼黃髮兒競爭利權迄今未艾且能使我國之語言文字行盛運於馬來群島間而佔行政機關中莫大之勢力（閩粵語通行於南洋英荷商人不惜重貲學之且馬來由語中夾入漳泉土語頗多而地方政廳所發行之文牘貨幣以及西人商品上之標識無不以漢文與西文並列其勢力之大可想見矣） 謂非明代之賜耶嗟乎漢武帝立功西域通使大食唐太宗征服吐蕃戡定突厥世界史上稱爲民族帝國主義之偉人而不知明太祖成祖二帝拓殖民地於南洋爲漢人立萬世之功何讓於漢武唐宗鄭和王景宏等以一葦木筏闢航路於數萬里外七銜使命三禽蠻王直泛重洋大海如履戶庭何讓於張騫更何讓於意大利之哥侖布葡萄牙之麥志倫焉總之漢武唐宗窮兵大陸太祖成祖殖民海島後先繼美可相頡頏可斷言矣元雖示威南洋然其志

在追我遺民擣我巢穴不足稱也至於滿清政府悍然而蠢且元賊之不若者其對待我華僑也始而逼之走繼而禁之歸假手外人屠之虐之以制其死命至於今日猶怙惡不悛效元賊之故智以陳宜中視華僑限於權力之所不能及乃遣官吏監察之嗾桀犬偵探之（偵探隊徧布南洋）必思有以償其剪滅漢族之野心嗚呼異族的專制政府誠哉其可痛恨可誅僇而不可令其一朝存在於中國者矣此異族之不可與同國家謀生活而必須驅除之者一也

讀殖民史者莫不贊歎葡萄牙西班牙人之雄心然其能底於成以輝煌閃爍其美譽於歷史中而爲我儕後人所歎服之原因果安在乎。葡無約翰第一以導其先何能開支那通商之先路西無無敵艦隊以繼其後何能保美洲殖民之盛業荷不備三十八艘可戰鬭之巨艦安所得握霸權於南洋英不創四十萬磅大貲本之商會安所得布勢力於印度然則其國民之所以能達殖民之目的活躍其英氣於地球飛揚其國旗於遠海者乃其政府獎勵援助之力實多固不獨各個人之雄心銳志有以致之者矣顧我華僑以亡國遺民奔逃海外內而

受賜於滿清政府之深仁厚澤者海賊之徽號而已鋒利之刀鋸而已毒烈之彈丸而已外而與之敵者又復强暴無倫而猶能征服蠻荒開闢土地佔商界之大權延大明之遺業以至於今且相率捐貲興學以倡教育其思想之文明志趣之遠大尤不可及也羅斯福爾之言曰支那人富於冒險進取之性質爲最能開闢草萊之人民者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此華僑具冒險進取之精神擅自治獨立之能力者二也以此卓絕之華僑而逢彼暴虐無道姦宄百出之異族政府致使壯志不遂大業悉隳其光榮悲慘之歷史且湮沒而無聞焉此余所以爲之悲憤塡胸而尤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滿賊者也嗟我華僑尙毋自甘菲薄墜爾先人之榮名焉其庶幾矣

附論　滿清政府豫備立憲之陰謀

清政府籠絡華僑實常假立憲之名而立憲問題之發生於中國實因君主立憲爲外强中乾之腐敗政體大足以便獨夫而制吾漢人之死命者也故余復不憚煩瑣著此拔本誅心之論以正告我海外同胞焉

太古之世。草莽未開人民獉狉以衣食住爲生存之要素故此族與彼族互相爭奪民族之觀念遂以生有傑者出羣其同族之人爲一大團體相親相愛謀共同之生活是爲部落酋長時代千數百年後生衍日繁智慧日開政治組織亦漸臻完備遂以一二英雄統一各部落建爲君主的國家君主身居九重之上惟我獨尊妄認天下爲私產自命爲天子呼衆生爲子民更復利用腐儒倡種種邪說愚弄黔首使之屈服於君權之下忠事一人而不敢跋扈雖口尚乳臭歌哭無常之稚子不識蝦蟆不辨菽麥之騃物亦濫竽九五駕馭群雄而百官庶民亦無不隨聲附和奉爲神聖俯首聽命視爲分所應爾脫有不遵其號令者則以野蠻之詔勅宣告天下指爲大逆不道明正典刑而一般蠢如鹿豕之臣民中其魔術飲其功名富貴之醇醪亦遂爭相應曰叛逆叛逆可殺可殺義形於色自以爲理正詞嚴無負於國民也由此以觀君主之名位誠尊貴無上君主之人格又卑下無倫者於是販夫走卒丐者流氓僧侶牧童一切無賴之人莫不垂涎其富貴起而與之爭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縱不流芳百世亦可遺臭萬年增史官之資料所以劉邦甫登帝位見群臣足恭羅拜之

狀遂不覺現其粗鄙亭長之口吻發一可笑之言曰我今日始知爲天子之貴也夫漢高素稱英明之主其鄙狀尙若此其他概可知矣是爲君主專制時代

近世以還君主之專制達於極點而人民之知識亦漸已進化不若往昔之蠢蠢無知可以任意奴隸之矣於是民權之學說風行雷厲如怒濤之奔騰而不可當遂演成十八九世紀革命之大風潮首先上斷頭臺以謝專橫之罪於萬民者法蘭西之路易十六是也自此世界各國之君主稍稍知朕即國家之寡人政體不可以長恃矣於是見風使舵相率改易方針以爲彌縫之策君主立憲之一新名詞遂出現於各國之字典上而其所謂君主者復以柔聲媚語籠絡一般强有力之人民（弱民猶不畏）曰國家者人民共有之土地也豈我之私產耶我不過爲國家之公僕爲爾等掌治之而已爾等宜勉負當兵納稅之義務以保守爾之國家如不服從我之命令是謂放棄國民義務我得執法誅之此君主對於人民之宣言豈不娓娓動聽乎雖然其狡獪虛僞爲何如也

生民之初天賦人權人權者何自由平等是已夫既自由則人人無服從之義務安

可受他人之支配夫既平等則人人無命令之權利安可設社會之階級人民實權利之主體權利實人民所固有不待國家之許可不須法律之規定即應享受此眞自由眞平等之權利此自然之人權也乃橫出一沓不相關之君主臨其上而治之如牧羊豕然問其狀貌無四目兩口之異論其聰明材力常遠不及一平民中之學者果何以故而應得此管領土地宰制人民之權也揆諸天演公理豈不大可怪哉

專制時代之君主之怪狀既已如上所言矣。立憲時代之君主則外託仁義內懷盜蹠設皇族貴族平民之階級以劫奪人民固有之權利制至私無公之憲法以剝削人民自治之本能凡一切規定之法律無不以保護富貴者爲元素以壓制平民爲要務雖有議會爲代表人民之意思之機關然君主有捕縛議員解散議會之權議員不過爲君主之傀儡而已(按立憲國之議員大都與君主同惡共濟者居多)當國家多事之秋但見當兵充役罹槍林彈雨露宿風餐之慘者平民也輸糧納稅被父母號寒妻子啼飢之痛者平民也而彼所謂爲民公僕之君主燕居深宮如故飽食煖衣如故室家之樂如故養尊處優曾無斯須之災禍加諸其身且也君主之

華宮美食以及其皇族宗室親王郡王貝子貝勒親戚故舊無數寄生蟲無所事事坐享特殊之幸福莫非仰給於國民嗟乎重大之義務惟人民是負絕大之權利惟寡人享之人民日在窮困之中君主日居安閒之地傷天害理孰有甚於此者譬有甲於此富有貲財廣有田產忽來一狡猾之乙餂之曰我爲爾僕治爾產業爾須服從我之命令盡籌欵供役之義務以保守爾之財產於是其所謂僕者居其室寢其席一切衣食責之供給甲以爲義務也與之有盜賊至責之執械往禦甲亦以爲義務也從之當甲奮勇禦盜之時正爲其僕酣酒歡呼擁被高臥之時甲不知自治其財產反倩一無謂之僕以驅策之當未有不笑其戇者矣試問立憲國之國民何以異夫甲立憲國之君主更何以異夫乙所以君主立憲之制即君主專制之變相不過換其強橫之狀態爲誑騙之手段而已十八世紀以前之君主利用忠君之邪說十八世紀以後之君主利用愛國之誑言名雖殊而其實爲人民之蟊賊則一也吾故曰君主立憲者有利於君主無利於人民惟利於少數人大不利於多數人愛君主一人耳愛國云乎哉保君主一家人之安富尊榮耳保國云乎哉

滿清政府以鼠竊之伎倆。乘中國多故之時利用吳三桂爲傀儡假代平內亂之名率其長白山之醜類入踞神京屠殺我漢族魚肉我同胞天日無光穢德彰聞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近歲以還自由平等之學理磅礴鬱積自歐美文明之邦向亞東大陸排山倒海而來灌入我漢人之腦筋中激動數百年仇滿之心理（按滿人即金人漢人恨之不自二百年前始。）如猛烈之炸彈一發難當不轉瞬間排滿革命之風潮瀰漫泛濫於支那大陸而不可收拾矣

夫以聰明無上雄如睡獅爲世界最偉大之民族如我漢人種一旦沈夢忽覺仰天一吼彼區區五百萬之野蠻種。無噍類矣勢何能敵哉清政府憂之圖以自衛日夜徬徨不知所措端方諸奴陳說君主立憲之制可爲君主之續命湯（按那拉氏始猶躊躇諮詢諸極可信用之端方端方說其可以愚弄漢人。而收伸張君權之大利方決議行之。）於是東施效顰大懸豫備立憲之招牌宣布滿漢一家君民一體之僞諭於天下常假立憲國之新名詞以實施其壓抑民氣伸張君權之政策送土地賣路礦前此人民猶得爭而救之今則悍然曰政府自有主權也。政事之得失前此人

民猶得議而匡之今則傲然曰國民不守本分也開會演說前此人民猶可自由爲之今則斥之曰妨害治安也暴斂橫征前此人民猶可非之今則責之曰國民應盡之義務也金錢入手肆意揮霍練兵也興學也賑災也修路也則疾首蹙額曰無款無款而皇室之經費（現在歲費一百一十萬兩特別費尚不在此數內）頤和園之歌舞費（頤和園爲那拉氏行樂之地今那拉氏已死此費已停）革命黨之偵探費（偵探隊徧布海內外尋常走狗月薪五十元課長四百元以上）暗殺費（如暗殺黃興者十萬元其餘多不勝數去冬毒殺民報社員未遂端方已賞銀五千）購緝費（如孫文懸賞三十萬元此外甚多）動逾數十百萬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焉乎草野餓殍久已相望於途而度支部一億三千萬之歲入竟填彼無饜之慾壑四萬萬人之脂膏竟爲獨薙同種之資料我漢族實太不値矣乃淸政府猶裝腔作勢恫喝我同胞曰爾軍民人等食毛踐土沐我朝二百餘年深仁厚澤當如何感恩圖報也當此時勢艱危國家多難之秋尙不勉納租稅盡國民之義務天良安在大言不慚何其悖也滿賊當日兩肩夾口貿然入關食我之毛踐我之土甫出娘胎即沐我

豢養之恩如飼雞豚狗彘之畜至於二百六十餘年之久（每年一百三十八萬兩）彼固忘恩悖義以怨報德反瞞昧天良以己所應得之罪名誣我漢人而不以爲恥毋亦我漢人不自振奮縱之釀之之所致也

君主立憲政體之外强中乾。既已言之於前矣。然現今世界各立憲國如英如普如日其君主尙屬同種之人夫以同種之君主其對於同種之國民尙以詐術從事祇圖個人之利益不計人民之疾苦如彼矣況淸政府非我族類心更難問其所以懸豫備立憲之招牌者不過欲假此名義增愛親覺羅氏萬世一系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君權至尊無限之三大條於欽定憲法上以鞏固其萬年無道之基而已（按我國四千餘年之君主。幷未有此三條大逆不道之明文。今淸政府居然載諸簡册。布於天下。硬指爲國民所公認之憲法。正如醜婦賣淫昔猶畏人言今且肆諸市朝矣。）豈眞爲我漢人謀自由平等之幸福耶是以封疆樞府無漢人立足之地（如鈍奴袁世凱。且逐之回籍。以密探圍繞其私宅其他可知矣。）軍政要津皆滿人濫厠其間已經許可之政聞社忽奉封禁之令請開國會之立憲黨予以逮捕之恩此昭昭

在人耳目者。而狡黠無恥之徒。反乘此時機。利用無知無識之輩。作搖尾乞憐之舉。以沽會長政客之頭銜。而達其陞官發財之目的。猶矯飾其詞曰爲民請命。要求立憲。殊不知所請者京堂道臺而已。金錢美妾而已。爲民乎。爲己乎。立憲之說。清政府倡之於先。立憲黨和之於後。何要求之有。況要求者。有所要挾之謂也。立憲黨所要挾之具何在。要求云乎哉。哀求而已。烏乎。君主立憲之有益於滿賊而大不利於漢人。此清政府所深思熟慮以得之者矣。安俟吾民之哀求乎。瞎閙盲從之輩。附和狡黠者。以謀升斗之獲。適足爲清政府所笑而已。此吾所以恨清政府之陰謀。而尤哀吾民之無識也。

三保洞記

爪哇三寶壠之三保洞者。開南洋殖民偉業之副使　王公景宏歸眞處也。洞以三保名者。以　公爲三保太監故也。我　大明永樂宣德間。　公與　三保太監鄭公和。七銜　朝命。使於西南兩洋。三爲蠻王。服三十餘國。上樹天威。外保商旅。轟烈之名。暴於海外。爲中華殖民史上最光榮之偉人。宣德中葉。卒於三保洞。而精靈事業。累

數百年猶炳赫人間。迄今僑居壠川之漢族遺民。咸競相夸耀。朔望日。馨香禱祝於其洞者。絡繹不絕。蓋崇拜其功德。抑亦不忘本也。丙午歲。羲胤任教壠川。慕其名。敬其人。詣其洞而謁之者數。左連淵海。右接崇山。灌木蒼鬱。蕉陰夾道。奇花怪鳥。四時不絕。而山麓之玉帶環流。與巉崖古洞相激潑。尤足以發舒吾人活潑之精神。叢綠之內。有古洞焉。香煙繚繞中。隱現一糢糊人形。服漢官儀而嘅坐者。 王公石像也。洞外有亭。上顏三保大人四字匾額。鱗次古色斑爛。亭之右。築石室。爲士女休憩所。石磴晶瑩。蒼藤蘿蔦。蓋消夏勝處也。左行數武。有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之巍碑。屹立樹陰下。紀 公之遺型靈感。金字璨麗。燦然可讀。瀏覽久之。徘徊不忍遽去。夫爲我國開殖民之鴻業。留遺愛於南洋者。 鄭公也。 鄭公所以能於重洋絕島成此鉅功者。 王公佐助之力也。而僑人修此亭。建此碑。護此洞。令予數百年後。得瞻其遺徽於萬餘里外。而油然生今昔之感者。所以保 王公之精靈。亦示以不忘鄭公也。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有六年歲次戊申十一月　日羲皇正胤謹記

吊紅河文有序

紅河者。南洋華僑流血之紀念地也。初華人徙居南洋各島頗多。當滿賊之入關也。黃冑志士。亡命茲土。日益以衆。蔚爲漢族存一線之光。越及百年。忽蹈天刦。荷蘭族鼓航東至。思以飛天手段。演轟烈殖民之偉業于南洋。碧眼鷹瞵。貪饕日熾。僑南漢族。不堪蹂躪。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即滿清乾隆六年)遂成暴動。隕首萬千。既荷人以華僑爲中國人。懼中國爲東方大國。詣闕自謝。詎料滿酋弘曆以荷人能爲已除後禍。乃歡迎堂陛。報德銘功。再予以剿殺華僑之重寄。荷人南返。飛虎增翼矣。驅華僑于紅河岸畔。如宰羣羊。而我僑南同胞之頭迎其刄者。霜飛葉落。又逾三萬。嗚呼傷哉。荷人之手。滿酋之刀。亡國民之血。殆天成之痛局也。戊申冬予旅游南洋。過紅河之墟。數十年後。腥氣猶存。敗草殘鴉。凄酸耳目。傷吾同胞當日之慘劇。如刀劈胸。乃作、是文以吊之。

四野蒼涼六合黯淡風號草木夜鬼呼人爐魂游于巴達維亞之府。吊諸紅河之濱。遠島煢煢徬徨四顧携天地爲鎔愁之爐撫古今唱悲涼之曲孤魄橫飛熱潮翻湧

哀歌未罷痛哭隨之臨海呼號不能自禁於邑噫欷。胡爲然耶胡爲然耶夫旌搖白日馬嘶炎風沙石颺揚鬼神奔走非荷人當日血洗我華僑之狠威乎金戈一揮喊聲四起頭顱滿地血肉飛天非我華僑當日屠殺于荷人之慘劇乎。祖國淪亡開地異域一旦不幸忽遇强族滿賊乘之益逞凶燄非我華僑所以遭屠殺之原因乎。嗚呼嗚呼。天乎天乎爾南來諸君何不幸而有此爾諸君何不幸而爲亡國之民神洲破碎非爾所有家室凋殘不可朝居瀕九死一生奔亡于驚濤駭浪萬里遙天之海上而又爲他人凌制之蹂躪之奴隸馬牛之商權不能鬬殖民不能開生命不能保。而其結果乃以千萬頭顱償碧眼赤鬚兒操刀之快終至演成紅河流血之痛局此吾所以仰天大叫爲爾南來投死之諸君哭而不能已也夫埋骨沙場猶榮京觀。爾南來諸君以亡國遺民毒屠人手生存大禍孰重于斯乃又復湮于歷史闕于稗官。何國之民誰氏之子皆莫聞知。布奠無人追禋絕望燐燐白骨千載靡依草木有知。當爲泣血此吾所以哭爾南來投死之諸君而尤追弔不能已也吾中國以四百餘州郡五百兆民族不能長保子孫偉大之帝業遽使長白賤種闖關南來盜吾神器。

擲吾頭顱。一遭揚州十日之慘。再演嘉定三屠之痛。而亡命奔逃于海外。如爾諸君者。又復藉荷人之手。宰割屠夷。不能苟幸。迄今跟蹌內國之父子昆季。益且日日在鎗林炮雨鼎鑊刀鋸中。不能一時免骨肉狼籍之虞。此吾所以吊爾南來投死之諸君。而尤深吊吾中國也。雖然爾諸君當南來之日。豈不謂借異域荒墟。爲失巢幕燕圖再見天日之地乎。而孰料爲爾諸君送死者。竟此泱泱無情之紅河耶。爾諸君屠夷于荷人之際。豈不北望中原大聲號痛。冀政府將或有以解此奇慘乎。即不然亦寧不望政府將或有以爲爾諸君雪此戮首之憤乎。而孰料閃閃荷人之刀。鏗然加于爾諸君之頸項者。竟滿酋弘曆氏之所賜耶。嗚呼嗚呼。天乎天乎。爾諸君何不幸而爲天演淘汰之亡國民。爾諸君何大不幸而爲天演淘汰異族恣橫之中國之亡國民。喪頭若草。落葉無聲。既慘屠于生前。復餒而于死後。白骨雖寒。心豈甘乎。吾以同胞之誼。吊爾諸君于出國萬里之外。一念當日流血漂杵。積屍橫山之慘。肝欲裂腸欲折。淚枯而不忍言。心傷而忽如親受矣。嗚呼諸君。倘其歸來。今日者。滿政府待爾子孫。外託仁義。內揮彈丸。將難保不再借荷人之手。更演紅河第二次之慘劇。爾

諸君當降神示夢。棒喝爾子孫也。爾子孫中間有一二三豪傑憤亡國之恥負先人之仇其對于滿淸將或有最激烈之舉動。爾諸君當操戈前驅靈佐爾子孫也。嗚呼諸君。魂其歸來。韃酋之惡人鬼共仇。滅國之辱生死兼半。爾諸君生不得盡其情。歿當昭雪其恨。生爲血氣之人。歿當作英靈之鬼。勿謂當年之憤今日已泯也。勿謂已死之身責任無分也。嗚呼諸君。魂兮歸來。呵護爾燦爛之國旗。輝于大地。叱咤爾神光之寶劍。加諸滿奴。庶幾生者可存。死仇可復。環球六十餘國無不擲腦血飛骨肉得換取光明閃爍之妙相。則爾諸君雖遭異種當年之屠戮。其亦不失爲祖國流血之先導矣。非然者。神洲沈淪。固渺渺無限期。而爾子孫血肉開闢南洋群島中殘剩之土地。亦恐不能再保無虞。吾今日吊爾諸君。異日者假再使人吊爾之子孫。則哀莫大矣。嗟我諸君。魂兮醒來。其無遯也。嗚呼。悠悠百世。莽莽千年。痛哭天涯。悽愴無地。讀華僑南來之史。劍割雄心。追荷人屠殺之原。冠衝怒髮。望神洲兮萬里。揮血淚兮千頃。吊碧壘兮遺民之骨。哀諸君兮吾之弟兄。塞草凋零兮欲死。斜陽離亂兮銷魂。風號空谷兮山妖嘯月。照長林兮野鬼嗚。怪鳥唧煙而泣血。赤江對吾而吞聲。絕

荒蕪瑟目慘心驚非天地爲爾諸君抱哀悒之色造物爲爾諸君訴不平之鳴乎於邑噫嘻諸君其生

黃帝開國四千六百零七年春爐魂記錄於日京江戸



譯件

俄國革命黨與歷山三世皇帝書

愚公

此書乃節譯「地下之俄羅斯」之卷末所載之附錄也。附錄云「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虛無黨雖炸斃歷山二世。而革命未告成功。實行委員(即實行暗殺者)乃上一書與新帝歷山三世。同時公表於世。歐洲之新聞皆爭先譯載。故其影響於世人耳目者甚大。試細讀此書。溫和有度。誰信取鐵血主義之志士。而遽出此者。誠以革命黨之激烈手段。非其天性所好。而爲之有橫暴專制之政府束縛馳走之。迫之至於此故也。特爲揭之卷末。供讀者研究此中消息之一助。不知橫暴之政府見之。當作何語」云云。茲之轉譯以餉國人。其用意亦猶是也。

新帝陛下。臣等實行委員・深悉陛下今在苦悶之中。爲憮然者再。茲特上書以披瀝臣等之愚見。幸勿以臣等故意爲此以增陛下之煩悶。而斥之爲無情漢焉。臣等

此舉之理由即世所認爲超然於人情崇高宏實之一事其事爲何即人民對於國家之義務觀念是已凡人於此觀念之先所極當注意者則不僅犧牲一己之生命慾望尤不可不對於他人之生命慾望而供其犧牲此爲臣等確信而不容疑者故爲尊重此義務與欲防止未來紛擾之故乃臣等蹈水火而不辭可自信其有始有卒者也

陛下！誇他利溝之慘事雖決非起於偶然要亦不足稱爲有喫驚世人之價值何則蓋遙想過去十年間之事實則先帝所爲之如何其現象乃明如火之燎原耳嗚呼尚誰之責哉

夫暗於民情之輩則以其事變歸罪於個人或團體而不計及於革命運動者之受非常虐待故暴動手段益促其發展也試觀先帝之政府於自己無所事事於萬民無所利益而徒爲皇帝盡其愚忠而努力於壓抑之術及壓力擴大倒行逆施之不已則國家多數之人物乃賭其生命而加盟於革命焉此三年間吾儕與政府劍拔弩張再接再厲者豈無故乎

陛下乎愼毋以先帝之政府壓力爲不足復狡焉思有以甚之也試徵之往事所謂有罪者勿論矣彼無辜之百姓與革命毫無關係者有時亦羅織之而絕命絞首之臺慘酷之牢獄風霜之遠地充塞如鯽者且有加無已焉嗚呼吾黨先登之壯士傳導之聖人其送迎於此天地間者敢敬祈之曰爲道殉身

雖然政府之所爲如此果足以撲滅革命之進行乎吾見以薪救火徒增進其勢力而已蓋革命運動者非個人之關係乃社會上自然發生之實理耳今欲懼之以刑罰而勉爲現在之秩序維持其無效也不亦宜乎

陛下！彼那査烈之子非酷蒙十字架之刑乎然以萬衆福音之故則天父之教化終無有施沮力者舊劣之社會已不可以維持遂以耶蘇新教而占永遠之勢力非彰明之一例歟

陛下乎如政府之用意固欲捕一部之人士繫之於獄又或絞或殺以壓抑革命團體且以爲能擊破重要之革命機關也而吾固深信政府之不能何則革命云者顚覆舊社會而輸灌以新智新理使一般國民趨向無訛之舉動耳彼非有自私自

利之見存者何反對爲水順流而障之其害實不可測矣以峻嚴之法待不平之國民者固爲無效若殘暴是視者臣等更不知其可也外部之壓迫日甚故內部之團體亦日益堅以鐵擊石則火光迸裂此非臣等今日之情況乎且政府對於「多魯賈斯」之團「塞恭確布」之會及千八百七十四年革命鼓吹者之酷烈手段其結果爲何如哉即對於剛健敢爲之革命代表者其處置之結果又何如哉陛下試深思之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亘九年間之長日月政府之橫暴壓制非即醞釀天誅主義之種子者歟彼殺害角巴路・多布羅・呵斯神・呂疎駕・之政府是又収何等之效益者極其效益不過摧殘革命之一薄弱部分而止耳其更鞏固之組織又由經驗而來遂至有實行委員之出現此則陛下之政府尚無法以處之者也

陛下乎誠能以公平之心推察過去十年間之暗澹風雲者則革命運動之將來夫豈難知哉政府之政策而長此不變也則希望革命之人民必日益加多機關愈靈捷基礎愈鞏固天誅主義之運動遂愈敏活而不可端倪斯時也政府之信用已失

而人民之懷抱革命者俱確有自信成功之一日恐炸彈鎗劍之聲非朽舊之秩序所能敵也吁、陛下之國家其前途可危如此亦甚可悲矣而陛下尙不之察則臣等以爲可危可悲者乃益深耳

英邁之陛下乎紙上之空言庸豈有當以臣等之獻身革命使以其逐漸從事於暴烈殺伐之智能與其精力而利用他之事業者則圖謀有益之勞働與開瀹民智及其他民衆之幸福等實敢信其有成功之望也而陛下之政府必欲與臣等犄角困鬭演無上之悲劇者其理由果何在歟

陛下！國家已不能脫如斯之態度則於今日之政府而論其眞意義之所存其價值不槪可知乎政府存在之原理在代表人民之意志而進行耳彼純然蠻武之少數政府黨臣等敢直進一「簒奪者之小隊」之徽號而信其爲適當也竊願陛下以大公之心處之

臣等不幸未悉陛下之懷抱如何而竊嘆現政府之處置關於人民之幸福及一般之志望則全然若無覩也身體不自由者無過爲貴族之奴今則更有投機者高利

貸等有弊害之階級發生。帝政改革乎。更張乎。徒使衆民益陷於悲境而已矣。政府已不計人民有共同之利害。而全奪其自由。而不意彼等之起居行動有時亦陷於束縛嫌疑之境者則眞可憐可恥之甚也。道義等於糞土。貪婪未飽則出其機械之心以期達目的而後止。國法非所懼。且於政府庇護之下而謳歌太平。爲此則正人義士一念民生之疾苦。所欲剚刄於强暴者之腹也。

嗚呼陛下。禁錮者。流謫者。豈獨社會黨人已哉。怨氣鬱結。上干天和。惟陛下賢明。必有以悔禍之心以處茲沈淪無告者。

按俄國革命黨人。懷抱理想與强權格鬬。非有種族之見存也。故其上書之事。不足爲諱。若吾儕之對滿洲。惟有張檄征討。逐之出山海關外。否則使之同化。無俾塊然一野族。以阻梗進化公理。其庶幾耳。愚公附誌



附錄

民約論譯解

法蘭西　戎雅屈盧騷著
日本　中江篤介譯並解

緒言

政果不可得正耶。義與利果不可得合耶。顧人不能盡君子。亦不能盡小人。則置官設制。亦必有道矣。余固冀有得乎斯道。夫然後政之與民相適。而義之與利相合。其可庶幾也。人或將問余曰。吾子論政。亦蒞民者乎。將爲一邦制作者也。余則將應之曰。吾非蒞民者。亦非爲一邦制作者。所以有此著也。若蒞民或爲一邦制作。余則爲余所言耳。復何托空言之爲。雖然。余亦生而得爲民主國之民。以有與于議政之權。初不能有補於國家。然既有議政之權。則著書論政。亦余本分內之事。未得以空言休之也。嗚呼。余之論政。每有得于心。輒回顧諸吾邦所施設。然後益知吾邦制度之

所以卓越乎他邦而尤爲可崇重也。如余何福之厚也。

（解）　民主國者。謂民相與爲政。不別置尊者也。議政之權者。即第七章所謂君權也。盧騷本瑞西人。其稱吾邦。即指瑞西。非指法蘭西也。瑞西夙循民主之制。有合此書所旨。故盧騷崇奬之如此。

第一章　本卷旨趣

昔在人之初生也。皆趣舍由己。不仰人處分。是之謂自由之權。今也天下盡不免徽纆之困。王公大人之屬。自托人上。詳而察之。其蒙羈束。或有甚於庸人者。顧自由權天之所以與我俾得自立者也。而今如是。此其故何也。吾不得而知之也。但於棄其自由權之道。自有得正與否焉。此余之所欲論之也。

（解）　是段一篇之大綱領。蓋以爲上古之時。邦國未建。制度未設。人人肆意爲生。無受人約束。自由權最盛之候也。及邦國既建。制度既設。尊卑有常。貧富有別。不復如上古人之肆意爲生。即帝王之貴。雖威福自由。往往外爲强臣之所脅。內爲媟嬖之所制。動不如意。比庸人居家得自恣。或有劣焉。亦非能有自由權也。夫

所謂自由權者。天之所與令人得肆意爲生者也。則宜貴重顧惜。罔之或失也。而今盡天下之人。皆喪失之矣。此天下之一大變事也。所以致此變者。當有所從來。而吾未之能知也。蓋作者於其所著「不平等論」書中論此變之所從來極詳。玆言不知者。是書之旨趣。不在于此故也。雖然自由權亦有二焉。上古之人。肆意爲生。絕無檢束。純乎天者也。故謂之天命之自由。本章所云是也。民相約建邦國。設法度。與自治之制。斯得各遂其生長。其利雜乎人者也。故謂之人義之自由。第六章以下所云即是也。天命之自由。本無限極。而其弊也。不免交侵互奪之患。於是咸自棄其天命之自由。相約建邦國。作制度。以自治而人義之自由生焉。如此者所謂棄自由權之正道也。無他。棄其一而取其二。究竟無有所喪也。若不然。豪猾之徒。見我之相爭不已。不能自懷其生。因逞其詐力脅制於我。而我從而奉之君之。俯而聽命焉。如此者。非所謂棄自由權之正道也。無他。天命之自由。與人義之自由。併失之也。論究此二者之得失。正本卷之旨趣也。

人或曰。人之所以致失自由權者。有强者制之也。此邦國之本也。吁。曷其然。夫民爲

强者之所制。不得已而從之。一旦自振拔。蹶起。破其衡軛。則孰得而禦之。何者。彼其初所賴以奪我之自由權者。獨有威力而已。故我今亦賴我之威力以復之。彼有何辭於我。若此則是邦國者。天下黨類之最杌隉不安者也。曷其然。夫邦國者。凡黨類之所取法焉。宜別有所本也。不宜如此之不安也。然則邦國者果何所本也。曰此非本於天理之自然。而本於民之相共爲約也。民之相共爲約者如之何。曰姑舍此。余請先明邦國所以非本於天理之故焉。

（解）　是段一篇駁論之綱領。自下第二章至第五章。總是論邦國所以非本於天理之故。且反覆究詰。著以强力爲邦國之本之非。然後自第六章方入民約之本論。詞義極明瞭。故不下解。下倣此。

第二章　家　族

人之相聚爲黨。其類亦蕃矣。其最先起且最自然者。莫踰於家族。然子之統屬於父。獨在嬰孩不能自存之候而已。及其年長。不須復屬於父。而天然羈紐解矣。於是爲父者不必爲子操作。而爲子者。亦不必承受於父。而各得以自守。此自然之理也。世

之爲父子者。子既長。猶與父居。每事必咨禀而後行。子固欲其如是也。非由不得已也。由是言之。家族亦因約而立者矣。且夫父子之所以各自守不相羈屬者。天命使爾也。蓋自主之權。天之所以與人也。故爲人之道。莫重於自圖其生。而其當務之急。在乎爲己。不在乎爲人。是以人苟成長更事。凡可以便身者。皆自擇而自取之。所謂自主之權也。既自主矣。雖父之尊。無得而制也。

世之欲人主專斷爲政者。動引家族爲說。曰有家而後有國。君猶父也。民猶子也。君之與民。本各有自主之權。無有優劣。猶相爲益。而君蒞乎上。民奉乎下。而邦國斯立矣。此言殊似近理。獨奈父之於子。愛念罔極。其撫循顧復。出乎至情。益故可得也。至於君則不然。初非有愛民之心。而其據尊蒞下。特欲作威福而已。豈能有益於民哉。

荷蘭亘魯士著書論政。以爲立政非爲民圖利。援希臘羅馬蓄奴隸爲徵。夫希臘之有奴隸。古昔之惡制。非不易之理也。亘魯士之立言。每因事實以爲道理。可謂助桀爲虐者矣。

（解） 事實之與道理不得相混蓋事實者所有之事也道理者所當有之事也故若由事實而言之爲民父毋而肆威虐者有之爲國大臣而恣貪冒者有之爲父而不慈者爲子而不孝者行詐者爲盜者莫不有之若見其如此而曰是道理也則可乎今亘魯士主張專斷之制引往古惡制爲徵此因事實爲道理者也非助桀爲虐乎

大塊上生民其麗不億而帝云王云僅數十百生民果爲屬於帝王耶將帝王屬於生民也通覽亘魯士之書察其旨蓋以生民屬帝王者矣其後英吉利霍布士亦有此說襲亘魯士之意耳假如此則民庶猶群畜也帝王猶牧人也牧人之豢養群畜直爲椎擊充食耳爰云乎哉

羅馬帝加里互剌以爲牧人之與群畜尊卑懸絕人主與民亦猶此也乃曰人主神也民庶禽獸也以神涖禽獸何爲不可此言佛比倫傳之

羅馬帝之言與霍布士亘魯士同旨蓋希臘亞里士多德先三人者有言曰人固不相等或爲人上或爲奴隷皆天之所命吁此不辨本末之論也夫生長奴隷之家者

必有奴隸之情無足怪也彼自少時常在困辱之地氣習一成無意奮勵若希臘由李士之僚友然史傳由李士之僚甲乙等數人淫縱日久漸成昏愚而意氣揚揚甚自得故世之有奴隸威虐造之乎初昏惰保之于後烏有所謂命乎天爲奴隸者哉

（解） 亞里士多德以爲有生而人上者有生而奴隸者尊卑蓋命于天此謬見也世之有奴隸者由强暴弱智欺愚而然而一爲奴隸志氣萎薾無復能奮發圖脫于軛況爲之子孫者習屈辱之久反至自以爲樂若由李士之僚友是已然則强者驅人爲奴隸是本也奴隸自安屈辱是末也今阿里士多德見奴隸人自安屈辱以爲命于天此不辨本末也

由此觀之人主之虐民民之屈人主爲胥失于道也明矣獨亞當諾噎是二帝者余殊不願議亞當開闢始祖諾噎遭洪水之禍生類蕩盡而諾噎獨得免難其三子分處亞細亞阿非利加歐羅巴實爲黃黑皙三族類之祖據希臘史撒郲婁之三子分居三區爲後世人類始祖此必同事異傳也夫是數帝者爲人類之始祖則雖余之微賤按之譜牒或爲其宗裔亦未可知若然則宇內正統之君非別人即余也余

安敢議之。此眞不値一笑耳。且也亞當之爲君。如魯賓孫之在島也。野史載魯賓孫遇颶漂至孤島。上岸四望。闃寂無一人。亞當嶽降之初。無與此異。則逆謀禍亂。並非所虞。晏然得以守其位。如此者。初不須有議也。

（解）　主人之虐奴非也。則人主之虐民亦非也。世或有據家世爲說者。曰。今之帝王。皆纘先世基緒。非也。若以家世。則天下人類。孰不自亞當諸噎而出者。雖余之微賤。亦忝爲二帝之裔。則與世之帝王奚別。世人又以宗支爲軒輊。尤非也。上古悠邈。譜牒之作。特載籍以後之事爾。則如余者。亦未必非二帝宗家之裔也。且亞當之爲帝。屬開闢之初。天下無所謂民者。故不依約立政。初無虞于禍亂。今之帝王。未得一例視也。都用諧謔論駁。潛心玩味。然後作者之旨得矣。

第三章　强者之權

雖天下之至强者。不變其力爲權。不可以永使其衆。雖天下之至弱者。不變其屈爲義。不可以久事其上。我唯强故能服人。一旦人亦强。則必將抗我者也。雖然。所謂變力爲權。變屈爲義。吾見其不易爲也。凡强云者。非謂形氣之力乎。權云者。非謂理義

之効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力爲權也凡屈云者非謂志之困乎義云者非謂事之宜乎吾未知何由能變屈爲義也且凡屈乎人者皆出於不得已也非擇而取之也苟非擇而取之是亦自全之一計云爾何義之有是故强者之權人之所疾莫有甚焉然而吾觀世之爲君臣莫不據此權以建基者何也

今假爲有所謂强者之權乎吾必見義理之紛紜顚倒無所底止也夫以力爲權者初無所事義矣苟無所事義何理之生夫我有力而能制人一旦又有人力勝我我亦爲其所制若是輾轉不已禍亂相繼於無窮夫藉力制人而爲合于義則藉力抗人亦爲合于義矣力之所在即權之所在也則天下之人將唯力是求吁嗟賴乎力而僅存者豈得謂之權哉且凡力不贍而屈出不得已也非由義而斷也既不由義而斷矣酖毒桎梏何施不可是知强者之權威力耳非權也權之名耳無其實也儈侶輩動輒云見强者從之願是言也非謂力屈而後從邪若然其意固無不可但力屈而後從者出不得已也則雖微是言人亦將從之矣又云凡力之類皆天之所與也因欲人之無抗之何其謬也苟言天則疾疫之流行亦天也若見疾呼醫曰是逆

天也。可乎。行路遇賊。力不能與爲敵。不得已釋盤纏授之。固無不可。若雖足與爲敵。而徒見賊携銃。曰是力之類也。輙亦釋盤纏授之。則人誰不笑我者。

(解)　宗教之徒。往往引天爲說。云若爲强者所加。當即聽從。勿得抗。顧疾疫之爲虐。亦天也。然呼醫請治。誰謂不可。賊要我于途。亦天也。然自非萬不得已。必不釋盤纏以授焉。夫暴君汚吏。藉勢威以虐我者。疾疫之類耳。賊之類耳。何不可抗之有。以賊喩暴君。以盤纏喩權。讀者宜細玩味焉。

由是觀之。力不可以爲權。屈不可以爲義。而帝云王云。其權苟不合于道。無須聽從也。

第四章　奴隷

人咸相等。無有貴賤。而又力無以爲權。則世之欲建立威權令合于道者。非相共爲約。無復別法可求。

互魯士又云。人若欲自棄其權。從人聽命。孰得而禁之。然則一國之民。自棄其權。奉君聽命。亦何不可之有。是言也。辭意殊曖昧。請先就棄字論之。夫所謂棄者與之謂

耶將耶之謂邪願爲人奴者非自與也自鬻也苦衣食不贍就人自鬻是矣至於民吾不知其何故而自鬻爲人臣也夫君也者養於臣者也非能食臣也刺弗列有云人主之爲生。其費極廣。吁嗟爲人臣者旣舉其身奉之又舉其財供之吾未見有何所遺也

人或云。人主專斷爲政。能使臣庶相輯和無爭。此或然。然吾觀世之爲帝王者。往往好大玩戎。輕用民死。崇尙侈靡。重斂而不知厭。或大臣弄威柄。誅求無已。若此則臣民之蒙禍。比其互相爭。有加無減。其相輯和適所以買禍也吾未見其利也且人之所願豈無急於輯和者哉若以輯和而已昔希臘人之在悉古魯比其死也亦頗得相和不爭史載希臘人戰敗就虜被投悉古魯之壑猛獸來搏相繼皆爲所噬殺若此者亦人之所願乎

觀乎此。則民之就君。自鬻爲臣。無有所利。亦明矣。若曰自舉身與人無徵。直悖理莫此爲甚。世或有若人。非痴則顚。若復曰舉國人自舉身與君無徵。直則是舉國人皆病狂喪心也。豈有是理哉。且喪心之人。其言固不足置信。我焉得據以爲我權哉。

縱人人得自舉身與人。兒子則不得舉與之也明矣。何者。兒子亦人也。亦有自由權。豈復得恣與人爲奴。子之方幼。父代子與人約爲圖利。固有之。至於代子與人約爲奴。雖父之尊。無有是權。無他有背天理也。然則專斷爲政者。若欲其權之少有合道。當聽國人及其成長更事。仍奉其上與否。並任意自擇之。果能如是乎。已非復專斷也矣。

且夫棄自由權者棄爲人之德也棄爲人之務也自屏于人類之外也若然有謂之自棄而靡所遺吁嗟人自棄而靡所遺復安所取償哉若然者固天命之所不容也夫人一棄自由權雖有心腸不得而自用所行非其心所爲非其情如此則爲善不可以爲君子爲不善不可以爲小人既不得爲君子又不得爲小人是亦禽獸而已不寧此而已也凡與人約爲奴者有約之名而無其實也凡約云者必相分權若彼專乎令而我專乎從安在其爲分權哉彼專乎令而我專乎從則彼之於我何施不可吁嗟彼之使我威權無所限而我之事彼屈辱無所底即此一事不既足以壞約之旨令不成乎且我既自棄而靡所遺矣則凡我之有皆彼之有也一旦彼挾其權

以臨我我亦欲挾我權以對之而我之權即彼之權也吁嗟挾人之權以對人天下寧有是理哉余故曰與人約爲奴者有約之名而無其實也

亘魯士及諸爲亘魯士家言者。以戰爲奴隸所出。其言曰。戰勝虜敵。不殺而宥。於是就虜者。棄其自由權以求活。巧哉言也。果若是也。主人之與奴隸。皆有以自利矣。雖然。所謂戰勝不殺敵而宥者。見其大有違于戰之道也。請推戰之本而論之。

昔者邦國之未立也。人人肆意爲生。離合聚散。無有定形。既無由與戰。又無由與保和。要之相與仇視者。非人之本性也明矣。且戰也者。兩國交伐之謂。非兩人交鬬之謂也。上古之時。土地非私有。無以爲國。則戰無由生也。其或一人二人交鬬。固不得爲戰。及乎土地有主。國有人民。戰又有法。不得恣虜人爲奴也。

又凡私鬬之類。皆一時忿悁之所發。要無可準。又若法蘭西王路易第九。聽諸侯私相伐以决爭。及僧人假托神勅。立期令相與媾和。則要封建爲政之弊。悖理莫甚焉。安足置齒牙間也。

故曰。戰也者。國與國交伐之謂也。非人與人交鬬之謂也。兩國人之相爲敵。要一時

之事耳。非以其爲是國之人故。特以其爲是國之軍人故耳。是知國者必以國爲敵。不得以人爲敵。何則。國之與人。初不同倫。其不可相與有爲也明矣。夫是道也。古今苟知禮義之國。莫不以此爲戰之要。何以明其然。曰。不見請戰期一法乎。凡出師伐人國。必先遣使請戰期。是雖爲使其國得爲備。抑亦使其衆得避禍。是以除軍人外。往往荷擔以逃也。故若伐人國無請戰期潛師掩其不備以有鹵獲。無論其爲帝爲王。爲將相。爲庶民。直賊耳。不得以敵目之也。

是故古今苟知行兵之道者。伐人國。入其境。諸屬公府者。或鹵掠充軍需。至於諸人之身與財賄。必嚴禁勿得犯。彼固知敬敵國民。即所以庇己國民也。且也戰之所旨。在伐敵國。不在戕敵人。故敵人執兵拒鬭者。殺之固可。苟舍兵請降。不得復殺之。彼既舍兵還初服。是亦一庶人耳。我烏得而殺之。又戰或有得平行入國都。是時也。出師之志既得。不得復有虜獲也。

凡玆所言。皆原於事物自然之理。確乎不可易。固非如互魯士輩。據古昔詩人言。妄斷爲說也。

夫戰勝。奪人國。奴人民。自以爲當然者。皆不過據向所謂强者權爲說焉耳。夫戰勝擧敵國。固不得肆殺其民。既不得殺民。則亦不得奴之也明矣。何也。人之得殺其敵。特爲其抗己。而不得已之自由而已。若得以爲奴。則不得復以爲戮。苟不得以爲戮。不得復以爲奴矣。夫人已舍兵請服。我不得復殺之。我不得殺之。而使其棄自由權以求活。如此者。豈道也哉。彼互魯士輩。既自奴役之權。而出生殺之權。又自生殺之權。而出奴役之權。孰爲本。孰爲末。若循環無端。其悖于理。豈不昭然明白也哉。

且縱戰勝。而使其敵人若敵國民爲之奴者。其奴不須永守臣節。苟得機便。輙蹶起。復與爲敵。以圖脫于阨耳。何也。自由權者。我之貴重之與生命無異。而彼必奪諸我。則其活我也。非有德於我。其心必曰。徒殺之無益。不如奪其自由之爲愈也。則彼之活我。以自利耳。何有德於我。嗟乎。彼既活我以爲奴。而我則何便以圖自脫。則彼之與我相爲敵。略無異于初也。則名雖曰權。曷嘗有補於力。彼或曰。汝向棄自由權以求活。是亦約也。汝今乃負約。我輙答曰。是約也。汝固與我約相爲敵而已。我今者非負約。正踐約耳。則彼復有何辭於我

由此觀之。奴隸之權。非獨違于道。而亦違于理。初不成意義也。言奴者不言權。言權者不言奴。此二語義不相容。有人于此。與人約曰。由是約吾專享其利。汝專當其害。又曰吾便是約。我固當守之。汝雖有不便亦當守之。斯約也。毋論爲兩人相與。或君民相與。皆違道違理。不成意義也。

第五章　終不可不以約爲國本

凡余前所論駁。其言皆繆戾無成理。今姑舍此。特就事實而徵焉。世之主張專斷之制者。亦不得持其說。何以言之。夫據法以治國。與藉威以御衆。其迹相去如何也。有人于此。恃其威强以服衆。雖有百萬之衆。吾必曰。是一主人與衆奴隸也。必不曰是一君與衆民也。吾必曰。是種落也。必不曰是邦國也。何者。彼藉威御衆。不分人以利。不分人以利者何以爲君。是人也雖席卷宇內包擧四海。不免爲獨夫。其所利非衆所利也。私利也。彼挾其私利。以臨衆。非獨夫而何。叢祠之柏。高指乎天。大蔽於牛。一旦天火來燬。灰燼隨風散落。不可收拾。獨夫殞命。其衆崩潰。亦與此無異。若是者豈得謂爲國哉

互魯士曰。一邦之民。得自與于君。信斯言也。是其未自與之前。既已有邦矣。既有邦斯有政矣。所謂自與之事。亦政也。苟政也。則不得不議而定之。果如是。與其論民之所以與于君也。不若先論邦之所由以建也。建邦之事。勢必在自與之前。則論政術者。當托始于是也。

假爲其自與于君之前。未有邦乎。吾不知其何由得成自與之事也。衆相會咸皆同意而無一人自異則善。若不幸百人欲之而十人不欲。則百人者何由得行其議邪。衆相議決事者。必較持議多寡。固是矣。然此亦非豫有約不可。而未有邦之前。無有約之類也。是知民之議立君之前。更有一事。咸皆同意所定者。此正余之所欲論之也。曰相約建邦是也。

(解) 互魯士言國民立君。托之以專斷之權。盧騷則言民相約建邦。當在立君之前。所謂民約也。民約一立。人人堅守條規。立君之事。必不爲也。首章至是。專駁專斷之制。自下章方入本論。

第六章 民約

人恒言昔者人之肆意爲生也。不經久。天災與人禍。交侵。其力遠越我之力。至不可復禦。此或然。夫人一至於此極。非大有變其生計。族類幾乎滅矣。雖然。所謂變生計者。其事殆不易爲也。蓋人之智力本命乎天。不可暴而殖。故若欲捍患禦災以自保。非相倚爲黨。共合其力。然後率之令出于一。無別法可求。雖然此有患焉。夫我之力。於我之自存。尤不可缺者也。我若與衆合力。不復得而獨用。則得無損于我之身乎。嗚呼。是所謂變計之難者。而民約之訣蘊在于此。盖當時事情委曲。雖不可得而考。理則亘古今一者也。玆乃推衆人所當同然。而叙其言如左。

衆相共言曰。吾等安得相倚成一黨。賴其全力以保生。曰。吾等安得相共繫束結合。以成一團。而實絕無爲人所抑制。各有自由權。與曩時無異。此乃國之所以成國民之所以成民也。而民約則論次之條目者也。所謂民約之條目。其旨極嚴極整。不得有少變改。苟有變改。一時墜地。無復見効矣。所謂民約之條目。未嘗聞有擧之口。亦未聞有筆之書。然其旨意。原乎義。本於情。確乎不可易。而凡爲民者。未始不默探暗聽。以爲邦國之本焉。其或有背戾者。於是乎綱維解紐。人人肆意狥情。大壞極弊。然

後人義之自由歛跡。而復歸入曩日天命之自由矣。

（解） 英吉利邊沁云。盧騷民約。世所未嘗有。彼豈未讀此一段。故爲是言邪。盧騷固言民約之條目。未嘗聞有舉之口筆之書。蓋盧騷最惡世之論政術者往往徒據實迹而爲說。故本書專推道理。立言論義之所當然。而事之有無。初非所問也。邊沁論用。而盧騷論體。邊沁論末。而盧騷論本。邊沁單論利。而盧騷幷論義。其有不合也固宜。

所謂民約之條目。雖多端。然合之則成一曰。黨人咸皆舉其權盡納之于黨是也。黨人咸皆舉其權納之于黨。而無一人自異。如是然後分利均矣。分利均然後自利害人之心無由生矣。黨人盡納其權而無所遺。如此然後其相紐結也周而無虧隙可求。而無有一人訴屈者矣。不爾若黨人各有所保守而不肯盡納。則無以爲黨也。何者。黨本無共主。一旦我與黨有爭而我據我所保之權以抵拒。則誰復決之者。若此人人就一事得自用其權焉。則其後也將就萬事自用其權矣。夫如是則曩日肆意爲生之勢復生。而黨之力非成暴則成空矣。由此觀之民約也者。人人相將自舉

身以與于衆者也非向所謂自舉身以與于君者也雖自舉與衆也實無有所與何以言之夫人人皆自舉與衆無一人自異則是無一人無所得乎衆也無一人無所得于衆者則是無一人無所自償者也故曰雖自均與衆實無有所與也非獨此而已人人皆與衆而衆藉其全力以擁護之則是人人之爲守比其自爲守不更大固乎。是則人人之於民約無所失而有所得矣

是故民約也者提其要而言曰。人人自舉其身與其力供之于衆用率之以衆意之所同然是也

民約已成。於是乎地變而爲邦。人變而爲民。民也者衆意之相結而成體者也。是體也。以議院爲心腹。以律例爲氣血斯以宣暢其意思者也。是體也。不自有形而以衆身爲形。不自有意而以衆意爲意是體也。昔人稱之曰國。今也稱之曰官。官者理群職之謂也。自其與衆往復而稱。亦曰官。自其出令而稱曰君。他人稱之曰邦。合其衆而稱之曰民。自其議律例而稱曰士自其循法令而稱曰臣。雖然。此等稱謂。或有相通用不分別。尋其本義。宜如此云爾。

第七章 君

由前所述推之民約之爲物可知已曰是君與身交盟所成也然所謂君者不過爲衆人相合者雖云君臣交盟實人人躬自盟也何以言之曰衆人相倚爲一體將議而發令即君也非別置尊者而奉之而凡與此約者皆有與乎爲君也自其將出乎令而言則君與其臣盟自其將奉乎令而言則臣與其君盟故曰雖云君臣交盟實人人躬自盟也訟律之法曰以爲凡躬自誓不必須踐言然則民約亦不必須踐言乎曰否茲所謂君者合衆而成故臣之於君猶片段之於全體非如訟律所云躬自誓之類也

是故衆議所定人人必不可不遵循焉人人皆一身而兩職故其爲君所定爲臣不可不循之若爲不循是一人而背于衆臣而背于君也至於爲君所定而亦爲君改之則十易之不爲病矣何也君也者衆相合所成常常而一職不可得而分別是以今日有所與明日或廢之蓋衆議一決雖憲令最重者改之可廢之可雖即民約改之可解之亦可是正訟律所云躬自誓之類也夫自我與之矣而不得自我廢之則

天下豈有是理哉。

若夫與他邦往復交結所約。雖由衆議。不得有渝。無他。在是時非復躬自誓之類。而信義之可崇在兩國間。與在兩人間。無以異也。

雖然官云君云。賴民約所置。故苟事有乖民約大本。雖其與他邦所約。亟壞之。勿履可也。若約割與君權。約別有所奉戴爲君之類。皆所以破壞民約。夫民約乃官君所由立也。壞所由立。復何約之爲。

民約既成邦國既立有侵一人而望無害於國不可得也況有侵國而望無害於衆人乎。國猶身腹也。衆人猶四肢也。傷其心腹。而無羸其四肢。有是理乎。故凡與此約者。其爲君發令。與爲臣承命。並不可不常相共致助。是固義之所在。而亦利之所存也。爲君出令。能不違于義乎。爲臣必享之利焉。爲臣舉職。能不背于道乎。爲君必獲之福焉。君云臣云。初非有兩人也。夫君合衆而成。則君之所利。必衆之所利。無有相抵而君之出令在臣無須鈐制焉。衆共發令。以圖害于衆。無有是理也。即衆共發令以圖害一人。若數人亦無有之。是則俟更論辨

（解）更論辨者。指第二卷第六章論法令。

是故君唯無立。立則以義始終而已。公意之所在。君之所存也。若夫臣之於君。則不然。其享利於君雖大。若不豫爲之防。不可以保其無背民約。何也。夫人人皆一身而兩職。故其爲君之所令。爲臣或有不悅矣。公意之所欲。私情或有不願矣。且也其爲君也。非已獨專。而必與衆偕。且所謂君。無形體可見。至於臣。則心思嗜慾耳目肺腸。皆已所專有。於是乎視其當爲國服者。若專益于衆而已。曾無與者。乃云。我之服是務。在我極可憚。而我即不服。在衆不必有害。於是乎爲臣之務是逃。而爲君之利是守。此習一成。民約壞墮。不可救止。故曰。不豫爲之防。不可以保其無背民約也。

是故欲防民約之或墜空文。必當有一條件附於其中。曰。若有人不肯循法令。衆共出力。必使循而後止。曰。若是則無乃害人之自由權乎。曰。不然。正强令人保自由權云爾。何也。凡民約之本旨。在令人人奉衆之命令。而無蒙人之抑制。故循夫法令。即所以遠抑制之禍也。今是人乃敢于背約。故迫令其必履之者。正欲其遠抑制之禍焉耳。嗚呼。此一條件者。政術之樞紐。苟無此。則凡官之所令。皆不免爲悖慢與暴恣。

而其弊必有不可勝言者矣。雖然。此條件本人人之願欲。而民約之所由起。故不必明載焉。

第八章 人世

民約既立。人人循法制為生。謂之出天之世。而入人之世。夫人一出天世入人世。於其身也。所變更極大。蓋曩也直情徑行。絕無檢飭。血氣之所驅。唯嗜慾是狥。與禽獸無以別。今也每事商之于理。揆之于義。合則為君子。不合為小人。而善惡之名始可指焉。曩也人人唯圖利己。不知有他人。今也利害禍福。必與衆偕。無得自異焉。蓋人之出天世入人世。所失則有矣。然若取所得較之。優足以相償。何以言之。夫衆相合為生。於是乎智慮益成廣博。情性益成高遠。而夫所以為萬物之靈者斯立矣。覩之曩者。昏昏芒芒。與草木俱長。與鹿豕俱生。絕無自脩。相勝不甚遠乎。雖然所虞亦有一焉。蓋智竇一開。不可復得而塞。不幸一旦趣向失宜。於是乎變詐相靡。詭譎相蕩。澆漓敗壞之極。無能復自振厲。而其末也。至相踵為姦雄所壓服而後已。而自由之權。掃地而盡矣。若不然。人人能自戒飭。遵踐約規。千年如一日。則此約之成。人生

之慶幸。莫大於此。而爲後世子孫者。亦將相慶言曰。於戲。我祖先之聖夙運神智。相共盟以搬永世之基。俾我儕得出禽獸之境而入人類之域。嗚呼。豈可諼哉。

抑因此約所失。與其所得。請得比而較之。蓋其所失。則曰天命之自由也。其所得。則曰人義之自由也。天命之自由無有限極。人人唯力是視。凡其所欲得。出力求之。必不能而後止。人義之自由建之以衆意所同然而限之。亦以衆意所同然。是故由天命之自由所得。謂之奪有之權。謂之先有之權。奪有之權。乘人之弱不能爲守而行之。先有之權。先人之未下手而行之。此二者雖名曰權。實則力而已矣。由人義之自由所得。謂之保有之權。此權文書以著之。生滅俱無涉于力。

（解）　天命之自由。人人唯力是視。故論土地財賄。若見人之無爲守。若人之未下手。輒進而取之。所謂奪有之權與先有之權也。而一旦復有人力踰我。我亦爲其所奪矣。故曰此二權者與力俱生。與力俱滅也。人義之自由。民約所置。亦民約所限。蓋民約既立。法制既設。土地財賄。必有定主。所謂保有之權也。而此權者。文書爲之徵。故得之與失之。並無關于力。此三權者。下章論之更詳。

因此約所得。更有一。何謂也。曰。心之自由是也。夫爲形氣之所驅。不知自克者。是亦奴隸之類耳。至於自我爲法。而自我循之者。其心胸綽有餘裕。雖然。論心之自由。理學之事。非是書之旨。議論之序。偶及此云爾。

（解）　邦國未建之時。人人縱慾殉情。不知自脩厲。故就貌而觀。雖如極活潑自由。實不免爲形氣之所驅役。本心初未能爲主宰。非奴隸之類乎。民約既立。凡爲士者。莫不皆與議法。故曰自我爲法。而法制既設。莫不皆相率循之。故曰自我循之。夫自爲法而自循之。則我之本心。曾不少有受抑制。故曰心胸綽有餘裕。要之因民約所得。比其所失。相踰遠甚。故第六章末段亦言人人之於民約。無乎所失。而有乎所得矣。參觀而益明白。

第九章　土地

民約之方成。人人咸舉其身及其當時所有土地。納之于君。無所復留焉。然此特不過以爲名。而實皆得自守其土地支用其利。與初無異。蓋如是。庶人土地相合以成邦也。曰。人人必舉其土地納之于君者。何也。曰。君合衆身而成。邦合衆土而成。勢力

極强。故賴君之力爲守。此人人自爲守。更爲堅固。不唯此而已。此約者。凡法律之所寄基。可崇重莫踰于是。故我推我土地納之于君。爲名尤正。不可復侵。夫既得以正乎名。又得以增乎力。此衆人之所以必納土地于君也。

民約之未立。人人之有土地。皆不過據前所論先有之權。及約已立。土地皆爲君有。而我則從而享之矣。於是乎先有之權。變爲保有之權。而不可復侵焉。然若自他邦而觀。我之有土地。終不免爲據先有之權。何者。所謂民約。在是邦雖洵爲法律所寄基。極可崇重。其與他邦。初無有交涉。而衆邦之間。固無有共主。何由得有變更乎權。

雖然。所謂先有之權。其爲力如何。曰此權比前所論威强之權。頗爲可濾。然亦必須保有之權。然後方始見効矣。蓋法制之未設。苟不可欠於自保者。皆得取而用之。有主與無主。固非所問。而先有之權。未足深恃也。民約已立。人人於其所有之外。無得復肆搶奪焉。於是我若見一地無主。先人而有之。得以守之。是知先有之權。在天世力極微。而在人世力益大。是知在人世人之所以重我之先有權。而無敢或侵者。非爲土地之爲我之有。而特爲其非已有也。故曰。先有之權。必須保有之權。然後見効

也。

凡欲就土地行先有權者。必具三者而後可。曰是地無主。而未有一人奠居者也。曰所據有纔足充衣食無餘嬴也。曰既據有即就施功。不令空在也。夫我未有書劵。自非就施功。無以徵我之爲主也。且夫土地者天之所以養人類。而苟享生是世者。莫不皆得寄食托居焉。所謂天無虛設者也。然而我若見一地未有主。從而盡據有之。令他人不得復來托生。則非我實奪天物而致人于窮困乎。然則非自虐之也一間耳。昔者西班牙人紐熟斯航至米利堅南部。欲爲其主大廣版圖。然未幾。他國王亦皆遣兵來侵。與土人倶割地。殆盡其屬西班牙者無幾。故曰欲行先有權者。必具三者而後可也。

由前所論推之。邦之爲物可知也。曰。此合庶人土田所成也。盖君權既及乎庶人之身。又及庶人之有。并身與土地皆司之。此正君之所以令衆庶効忠貞之節。無敢或違之大柄也。顧古昔諸國王。專斷爲政者。若白爾西王。若悉篤王。若瑪施土王。皆不自稱曰白爾西國王。悉篤國王。瑪施土國王。而特稱白爾西人中之王。悉篤人中之

王。瑪施士人中之王。彼豈知司庶人之躬之利。而未知并司庶人土地之利耶。近世法蘭西、西班牙、英吉利諸國。其王皆自冒國王之號。因得以并土地人民皆司之。是則可謂巧攘民主國之利。以固其私權矣。

庶人既皆舉其土地納之于官。然後從而復受之。於是乎名雖爲借地者。實據有其土地。與初無異。夫庶人皆爲借地者。而土地皆爲官之有。故若有人侵奪我土地。若有隣國人來寇。官則出力爲我禦之。必克復而後止。是知庶人之納其土于官。雖爲益于君權。而其自益者實大也。雖然。君之於土地。與庶人之於土地。其權自有相異者。請詳而論之。

凡茲所論。係本有土地而後相合爲邦者。若在未有土地之前。欲相合爲邦乎。當先相一地足容其衆者。即據而有之。於是衆相共有之。無分異。或檢勘而均分之。或廣狹有差。皆自君定之。若衆共有土地則已。苟分土地。毋別其均而分之。與廣狹有差。君之於土地。其權必在庶人之上。蓋不如此則相結之心不固。而君權成空矣。

(解)　前乎此所論。皆先有土地。然後相約成國。故第九章云。民約之方成。人人舉其當時所有土地。納之于君。蓋當下所有。或有廣者。或有狹者。官乃因而書劵。

以著人人保有之權。故同章又云。先有之權。必須保有之權然後見効。第八章亦云。保有之權。文書以著之。生滅俱無涉于力。前後參考方明白。又未有土地。欲相約成國。當先相土地就而寄跡焉。是時也。或衆共有土地無分異。或均而分之。或廣狹有差。皆議而定之。所謂自君定之也。若衆共有土地無分異。則是官專有土地。而庶人初無所得擅也。故曰若衆共有土地則已。苟有分異則毋論其均與不均。皆庶人有所得擅矣。庶人有所得擅。而議院之公權。不勝乎庶人之私權。則君權有所不及。而法令有所不行矣。故君之於土地。其權當在庶人之上。蓋衆議一決。收買土地若別有所令。庶人不得而拒之也。

由此觀之。邦國之所當爲法。可知已。曰均不均是也。蓋天之降才。固不能均。有智者焉。有愚者焉。而其肆意爲生。所謂天命之自由。無有限極。民約一立。權力成均。不得復有侵奪。此即前所云。棄自由之正道也。若智者欺愚。強者暴弱。而無所顧憚。復何邦之爲。乃舉此以爲本卷之殿云。

按中江篤介。有東方盧梭之稱。歿後。所著兆民文集。於今年十月八日始發行。取而讀之。甚服其精義。中有民約論譯解。凡九章。特錄之以餉讀者。

來稿

與日本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書

東京志同來稿

記者足下。十月十六日貴紙第八千三百廿號第三版標題「清國諮議局開ク」之論說。吾人讀之。有不能已於言者。貴紙平日於隣國之觀察。立言不苟。殊貴記者與吾人相往還。於支那革命黨所以發生之故。當有所聞見。而今忽爲異論如此。是故吾人對於貴紙。殊對於貴記者。自覺有直言相規之必要。敢爲左右陳之。

貴紙所論之大略。與近日清國立憲黨人一般之口頭禪無所異。其謬誤之點。久爲吾黨諸報所盡闢。吾人今茲。亦僅能以簡單切要之語。促貴記者之反省。倘由此而潛心省察。庶能得事理之眞相。而悔此日之失言。更有欲爲貴記者告者。淸廷所以有豫備立憲之說。其原因雖不一。然畏革命之風潮。而欲以是爲抵禦。則原因之最著者。夫僞立憲嘗足以激進大革命之風潮。徵之歷史。不乏前例。支那人士。亦多知此意。故贊同立憲者。未嘗無有心人也。貴記者徒見表面上僞立憲之政策。滔滔進行。心羨淸廷之狡。而笑支那國民之愚。遂無所忌憚。貢阿附淸廷之說。不知已爲有

識者所笑。可謂一言以爲不智者矣。今擧貴紙所論列之點。一一駁詰於左。

第一、貴紙以諮議局之開設。爲民政之發端。而謂淸國於歷史的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最適於民政之發達。其言曰

蓋シイヅレノ國ニテモ、階級的制度ノ存在程、民政ノ障トナルハ莫シ。階級的制度ノ存在ハ、必ズ政治的特權ノ存在ヲ伴ヒ、政治的特權ハ又必ズ民政ヲ壓倒セント試ミルモノナルヲ以テナリ。然ルニ支那ニテハ既ニ二千餘年前ニ封建制度ヲ破リ盡シ最早其痕跡ヲ留メズ。隨ツテ支那民族中ニハ、政治的特權ノ片影ダモナシ。イカニモ民政ニ都合好カラズヤ。

觀右所論。則知貴記者於支那之歷史所知蓋甚淺也。夫支那雖久已破盡封建制度。然而自魏晉以來。屢於國內發生一種階級的制度。其慘酷不平等有過於封建制度萬萬者。外族之侵入是也。於晉末有五胡之亂。大江以北。非復漢有。於五代之末。而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於南宋而江北爲女直所蹂躪。蒙古後起。奄有中夏。至明太祖。始光復故物。閱三百年。又亡於滿洲。凡有一度外族之侵入。漢族以戰敗之

結果。屈處於被征服之地位。戰勝民族與戰敗民族之階級。劃然分明。不獨政治的特權。常操於戰勝民族之手。即風俗文化。亦受其摧殘。以至於彫傷零落。試讀支那二十四史。凡外族侵入時代。國內所蒙受之影響。至爲劇烈。典章制度之殘破。人心風俗之變遷。皆一一可得而考證也。漢族以歷史養其愛國之心。雖一度爲外族所攘奪。常能崛起。以爲光復。於斯時也。彼侵入之外族。或以力屈。而遯歸於故土。（如蒙古是其例也。）或以勢窮。而歸化於漢族。（如五胡是其例也。）然後階級的制度。歸於消滅。貴紙但知支那於二千餘年前。已破盡封建制度。遂以爲支那民族中久已無政治的特權之片影。而不知支那民族外有其他之民族。侵入時。其政治之現象如何。眞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就吾人之所見。固信支那民族中。久已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最適宜於民政之發達。惟其弱點。在乎易被外族侵入。故當以民族主義。致吾民族於自立。誠能自立。則以支那人平和之性質。而行其習慣之平等的制度。然後民政之發達。乃可冀也。

第二、貴紙亦知清國之現象。雖欲曲爲之諱。謂無何等之階級的制度。於心亦有所

難安。乃欲以巧辨文其過曰。

只夫レ若シ此間ニ於テ階級類似ノ一種ノ難物アリトセバ、ソハ滿漢テフ區別ナリ。是實ニ今ノ滿朝固有ノ病弊ニシテ、朝廷ノ執政者ヲ滿漢同數トナシタル清朝創立者ノ遺制ニ原ヅキテ生ジ居ルモノ。今ノ清朝ノ萬歲ノ間ハ、或ハ拔ク可ラサルガ如クモ思ハレ。地方ノ或部分ニ於テハ特ニ排滿ノ意向ヲ養ヒ居ル處アリ。

所謂『階級類似之一種之難物』者。其措語模稜已甚。吾今質諸貴記者曰。封建之制度。與外族之侵入。其施壓力於人民。二者孰爲輕重。吾知貴記者雖極强辨。亦不能不以外族之侵入爲重也。夫貴記者於封建制度則以爲階級的制度之存在。必件政治的特權之存在。政治的特權。又必壓倒民政。其言明白如此。然則何以於外族之侵入。則不名之爲『階級的制度』。而顧曰『類似階級』耶。豈外族之侵入其爲暴尙減於諸侯之放恣耶。此眞東西洋歷史上所未聞之奇語。願貴記者有說以處此也。吾人以外族侵入之故。而不得不從事於革命。其主目的。即在不許滿洲人之

奪我主權。至於執政者滿漢同數之遺制。不過政治不平等之一端。而皆由於滿人爲主權者之結果。吾人所措意者在回復已失之主權。此爲根本之義。其他枝節。不遑一一指數。即就貴記者已知之明而言之。貴記者既知此爲清朝創立者之遺制。爲滿朝固有之病弊。又知清朝一日在者。此制終不可拔。然則使貴記者而能尊重人道與公理者。對於漢人革命之意向。固必表其同情。今乃詆之惟恐不力。此又何以自解也。

第三、貴紙既知滿漢之軋轢。爲清國所不能免之現象。於是推論諮議局之前途曰。

故ニ今度ノ諮議局ニシテモ、今ノ朝廷ノ仕向何如ニヨリテハ、滿洲勢力ニ對抗スル漢人勢力之根據トナルノ虞ナキニモアラズト思フ。諮議局ノ組織成分ガ創建的制度ノ上ヨリシテ、自然ニ此勢ヒヲ生ゼシメ易ク成立チ居ルガ如クモ想ハルレバナリ

使諮議局之將來而如貴記者之所虞。固吾人之所望也。吾人之爲革命。目的祇一。而手段則有種種。此在有志者。各因於所處之地位。盡力以爲之而已。滿洲所恃以

壓制人民者。為官吏。然即有厠身官吏以為革命者。若徐錫麟之屬是已。滿洲所恃以屠殺人民者。為軍隊。然即有厠身軍隊以為革命者。若舊歲安慶軍隊熊成基之反正是已。於官界軍界。猶不能絕革命黨之迹。而況於諮議局。此固無須諱言者。即清廷亦未嘗不知。然既欲以立憲豫備粉飾天下之觀聽。則諮議局不能不設。惟於其所有之權限。削之又削。又廣用監察鈐制之術。務使歸於有名無實而後已。然即使若何嚴備。而乘間抵隙者不絕。此固彼所無可如何者也。若謂慮革命黨之潛入。而取消諮議局之制度。然則官界軍界。未嘗無革命黨。亦將幷官吏軍隊而不用乎。此不煩貴記者總總然為滿人憂之也。

第四、貴紙慮諮議局將為漢人勢力之根據。以對抗於滿洲勢力。乃對於清政府而為忠告曰。

此點ニ就テ、今ノ朝廷ニ於テ又慎重ナル注意ヲ要ス可シ。事情ヲ観ルニ敏ニシテ、形勢ヲ攬ルニ雄ナル今ノ監國攝政王ニ於テハ、必ズ如才ナク此勢ヒノ或ル萬一ノ危險ヲ釀スガ如キ事ナキ樣、其施設ヲ慎マルルコトナラ

ン。而シテ吾人ハ中心ヨリシテ之ヲ希ハザラント欲スルモ得ズ

右之所論。所以爲清廷慮者。可謂至矣。特不知所謂愼其施設者。其方法與條理。可得而聞耶。如以爲將嚴於諮議局之干涉耶。則清國之諮議局。非因於人民事實上之權力而成立。不過中央政府所孕育而生。其權限之廣狹。一由於中央政府之賦與。不惟於章程內。其權限至爲狹隘。且清廷夙有無視章程之慣習。即濫施以干涉。亦其常事。清廷固已行之矣。不必貴記者之辭費也。如以爲當爲拔本塞源之計。自平其排漢之念。使漢人因而隱消排滿之念耶。則滿朝固有之弊病。深不可拔。貴記者亦既言之矣。至於以粉飾爲治。固滿人所優爲者。於風俗上。則許滿漢通婚。於官制上。則曰不分滿漢。然而天下皆知其心事之虛僞。掉首不顧如故也。貴記者不明言其方法條理。而徒曰要愼重注意。曰愼其施設。如此渾括的斷語。使清廷不知所法。吾人不知所備。不能無憾也。

第五、貴紙對於革命黨之言曰。

今日ノ清國ニ於テ革命思想ヲ抱ク者ノ如キハ、實ニ大馬鹿者ト謂フノ外

ナク、漫ニ其內政ニ變動ノ波瀾ヲ揚グルガ最後、其變動ノ派ノ立分ルル處直ニ分裂之割レ目トナリテ、支那帝國ソノモノガ世界ヨリ消エ失スルガ如キコト無キヲ保可ラズ

從來沮革命者。每謂革命可召瓜分之禍。吾輩嘗列擧其論點。而一一駁之。今貴記者又爲是言。然內政之變動。何以爲分割之原因。度貴記者必有所說明。乃進而觀其所言。曰。

二三十年前ノ列國ナラバ極東ノ大帝國ヲ分割シ得テモ其分割ノ各片ヲソレソレニ維持シ得テ、永久ニ統轄ヲ繼グルノ力乏シク、タトヒ一時分割ノ厄ニ遭ヒテモ支那ハ何處マデモ支那人ニ屬シ、ヤガテハ回復セラレテ本ノママノ一統帝國トモナリ得ルノ望ミモ有リタランガ今日ニテハ則チ斷ジテ然ラズ。歐洲ノ西端ヨリ十八日間ヲ經テ支那ノ中心ニ飛ビ來ルヲ得ベキ大鐵道モアリ、蘇西運河ハ、勿論、遠カラヌ中ニ、パナマ運河モ成リ、イザトイフ間モアラセズ强力ナル軍艦ノ差遣モ叶フ可キ世界ナリ。遠隔

ノ亞細亞大陸ニ於テ其新領土ヲ堅實ニ維持スルノ力ハ、二三ノ列强ガ共ニ保持シ居ルコト疑フ可クモアラズ大帝國ノ大モ一タビ分割セラレテ失ハルレバ永久ニ之ヲ復スルノ道モ亦失ハレン支那ノ大危險ハ彼ニ在ラズシテ實ニ此ニ在リ。而シテ此大危險ヲ最モ招ギ來リ易キハ革命思想ニ因レル其內政ノ變動波瀾ナリ故ニ支那ハ外政ニ於テ最モ平和ヲ要スルノミナラズ、亦其內治ニ於テモ最モ平和維持ノ大必要ヲ有ス。此事情ヲ顧ミレバ區區タル滿漢ノ爭ヒノ如キハ今ヘ支那人ガ夢ニモ思ヒヨル可キ事ニハ、アラズ

右之所論。於內政之變動。何以爲分割之原因。無所說明。所長言反復者。列國分割支那之後。其統轄之方法。今昔有難易之別而已。於支那分割之可能不可能。尚未一言及之。於革命軍起有影響於支那分割問題與否。更未一言及之。疏略如此。而欲登辨論之林。亦可怪矣。夫貴紙之論旨。以爲內政之變動波瀾。易招分割之慘禍。然則所宜說明者。此二者之間。有何原因結果之關係。於此點而有所說明。以確實

其所主張。則雖不言分割後統轄之難易。已足以折革命黨之辨。若徒論統轄之難易。而於分割之原因。無所說明。則是所論者爲支那分割後統轄難易今昔不同之問題。而非內變可招分割之問題。吾人不欲爲答辨也。吾人所主張者。以爲革命決無招致分割之原因。就於貴紙所主張而未說明者。不能無一言以釋其惑。貴紙謂因於內政之變動波瀾。易招分割之大危險。吾人想像其場合。蓋必因於支那內政之變動。而致列國之現在對清政策。亦有所變動也。現在對清政策。既受內變之影響。而不得維持。則不得不出於分割。故貴紙立此斷案。必以現在對清政策有所變動爲前提。然後與『波瀾』之義相合。而清國內政之變動。使列國對清政策爲之一變者。前此固有其例。(一)爲日俄俄爭前清廷之親俄政策。以親俄之故。割地以爲賂其結果破壞各國之均勢。例如光緒二十四年之頃。以陰許於俄之膠州灣。贈德國。於是俄更取旅順大連灣。而英不得不取威海衛。法不得不取廣州灣。英又不得不拓九龍之界。此則以破壞均勢之故。而使各國不得不出於分割者也。(二)爲庚子清廷用義和拳以排外。揭扶清滅洋之幟。直接加危害於外國人之生命財產。圍攻公

使館。殺德國公使。及日本公使館書記生。其結果使各國不得不出於干涉。而侵略主義之俄羅斯。乘勢以占領滿洲。幾招分割之禍者也。使革命軍而有一於此。或倚一國以爲重。或同時與各國挑釁。則貴紙所謂因於內政之變動波瀾。而招分割之禍者。吾人亦以爲信。然革命軍有一於此乎。證以革命黨平日之言論。更證以革命軍近日之行動。不煩吾人之多辨。而可決其無有如此之事實也。革命之目的。存於國內。而於國際。無所妨害。列國之對淸政策。未嘗與以變動。其招分割之原因。果安在耶。若謂列國將以內變爲藉口。以實行其分割之素志。則尤足證其謬。光緒二十四年之頃。德國以山東殺二教士爲藉口。奪據膠州灣。國際法學者名之曰海賊的行動。然德國固冒海賊之名而不辭。欲謀人之國者。豈尙有道義之可言。殺二教士。即可以藉口。何必坐俟內變之起。然後有以藉口耶。抑更有言者。以今日支那與各國之關係狀態而觀。凡支那之舉動。必惹各國之注目。此夫人而知之者。然不能因避各國之注目。而以無動爲大故。支那人之於革命。惟知以積極之行動。催其進步。以不妨害各國之安寧與利益爲限。努力以爲之。若夫有懷侵略之野心。而利人之

國土者。即無革命之行動。彼固無時不尋隙以啓釁。若虞其野心之獲逞。而苟安於目前。則無異坐而待死。貴記者雖以是相敎吾人義不敢爲也。最近土耳其之革命。波斯之革命。其事在人耳目。夫土耳其與波斯。皆爲歐洲維持勢力平均之地。土耳其之革命。有利害關係之各國。皆守局外中立之態度。波斯之革命。幾不免俄國之干涉。而反促革命之成功。俄亦知難而退。此二國者。於國際上之關係。雖不如支那之重大。然其以國民之力。達改革內政之目的。成效已可睹矣。使二國之人。驚心外患。慮以內變之波瀾。啓瓜分之局。寧屈伏於强權之下。而不敢動。則又安得有今日耶。貴記者謂今日之支那。於內治亦有平和維持之必要。不知內治若可以平和維持。孰則好亂者。平和維持。旣已無望。而猶望平和。則所謂平和者。質言之。毋寧曰「苟且」之爲當也。支那人安於苟且久矣。吾人方思振而起之。豈能如貴記者之所望耶。

以上詰駁貴紙所論已終。更有一言者。貴紙於論述支那人排滿意向之際。忽挿入一語曰。

例ノ排日モ排滿ニ起ルトイフガ如キ趨勢呈セル向モアリ

此非可怪之語耶。貴紙所論。以排滿問題爲主旨而忽及於排日問題。其辭婉約。所謂欲知絃外意盡在不言中者。吾人知此爲主旨中之主旨。雖然。貴紙之所見何其謬也。自去年二辰丸事件起。而排日之熱盛於一時。至近日日清懸案解決。而排日問題。復囂然於社會。排滿黨人。對於二辰丸事件。不以排日者之意見爲然。此當爲貴記者所已悉。至於日清懸案之解決。當世之人。以外交失敗。而生其憤慨。故有排日之說。若吾人之意。則以爲非撲滅清政府。外交內治皆無可言。故莫先於排滿。排滿之後。致支那於獨立。與各國爲平等之交際。然後外交失敗之事。可不復數見。此爲根本的救治。吾黨之士。嘗著「排外與國際法」。即解決此問題者。在清政府無時不欲變漢人排滿之感情爲排外之感情。在革命黨則以爲果能排滿。不必排外。而外自莫之敢侮。其主義明白如此。貴紙謂排日起於排滿。何觀察之誤。一至于斯。以此之故。不惜爲阿附清政府之言。以傷支那人士之感情。深爲貴記者不取。敢以是正之。



啓者。本報自去歲十一月爲日本政府停止發行。當時本社同人。即集議續刊方法。社長章君炳麟當衆辭職。并謂此後不再與聞民報之事。於是關於民報之續刊困難之點有三。一曰發行所定於何地。二曰續刊之經費如何籌集。三曰編輯之任付之何人。爲此三難。續刊之舉。至於遲之又久。迨今夏巴黎新世紀報社諸君。圖民報之復興。願兼任印刷發行之事。又得香港某君資助續刊經費。惟編輯之任。仍難其人。同人遂共舉汪君精衛。擔任民報。自第一期以來至第十三期。每期皆有汪君之文字。久爲讀者所同知。自第十四期以後。汪君因事不能兼任撰述。今被舉爲總編輯人。當必有以副讀者諸君之望也。乃近日日華新報。揭載章君炳麟寄美洲南洋等處之函。斥第二十五期以後之民報爲僞民報。汚蔑之辭。不一而足。夫第二十五期以後之民報。果如章君函中所言與否。讀者諸君自有鑑衡。無待本報之辨白。至於章君所以發布此函之原因。不能不爲讀者諸君言之。(一)由章君好信讒言。往往不計是非。不問情僞。鹵莽與人絕交。前年已與孫君逸仙絕交。後知誤會。乃復和好。今復爲讒言所中。又爲滿紙汚蔑之言。以精衛漢民兩君與孫君同事。遂辭連及之。(二)由章君夙反對新世紀報。前所著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及屢與吳君敬恆書。可見其意。今玆聞新世紀諸君兼任民報發行印刷之事。故斷然反對。由此二者。遂有此舉。同人甚慨以章君之學行。而有此鹵莽滅裂之舉動。章君之函。已經發布。不能不有以辨正之。誠所不得已也。

本報謹白

中華開國紀元四千六百〇七年
西曆一千九百十年
陽曆二月一日發行
（每月一回）
定價每冊二角

總編輯人　汪精衛

總發行所　法國巴黎侶濮街四號
4. Rue Broca. Paris